

紫·色·相·摆·系  
ZISE·XINBAI·XIS

紫·色·相·摆·系

# 紫·色·相·摆·系

紫·色·相·摆·系

紫·色·相·摆·系

紫·色·相·摆·系



# 目录

## Content
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一章 \(1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一章 \(2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一章 \(3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一章 \(4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一章 \(5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一章 \(6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一章 \(7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二章 \(1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二章 \(2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二章 \(3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二章 \(4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二章 \(5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三章 \(1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三章 \(2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三章 \(3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三章 \(4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四章 \(1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四章 \(2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四章 \(3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四章 \(4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五章 \(1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五章 \(2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五章 \(3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五章 \(4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五章 \(5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六章 \(1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六章 \(2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六章 \(3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六章 \(4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七章 \(1\)](#)
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七章 \(2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七章 \(3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七章 \(4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七章 \(5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八章 \(1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八章 \(2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八章 \(3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八章 \(4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八章 \(5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八章 \(6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九章 \(1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九章 \(2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九章 \(3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九章 \(4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九章 \(5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十章 \(1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十章 \(2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十章 \(3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十章 \(4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十章 \(5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十一章 \(1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十一章 \(2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十一章 \(3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十一章 \(4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十一章 \(5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十一章 \(6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十二章 \(1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十二章 \(2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十二章 \(3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十二章 \(4\)](#)
- [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十二章 \(5\)](#)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一章（1）

“周宁生，丁华，早上好啊，你们俩一起上学来了啊？”e背后传来一个温婉清柔的声音，听到这声音，神情冰冷的男生脸部线条忽地变得温柔，转身看向突然出现的那个女生。一袭紫色的带白色小碎花的连衣裙将她曼妙的身材衬得分外娇美。早晨的太阳照得她眯起了双眼，微风吹动了她的长发，随着她的走动，紫色的裙摆在晨风中轻轻摇曳。她那双细长的眼睛那么纯洁的看着世界，让人觉得她就是一个可爱的邻家小妹。她的出现使人们想起自己也曾有过的那一段美妙的青春。

北方夏初的早晨，整个城市的空气似乎都是清新的，马路上每个人都洋溢着笑脸，期待着美好一天的开始。

渝广联合大学。大门口。

“周宁生，等等我！”

一个穿着红色连衣裙，身材高挑，一头波浪长发的女生气喘吁吁地追在一个高大的男生身后，男生短翘的头发，向上竖着，看得出应该是个相当有个性的青年。可惜男生似乎没有一点怜香惜玉的心情，径直走自己的路，没理会追在身后的女生。

“喂，周宁生，你走那么快干嘛，等下我嘛。”女孩赶紧跑了两步，追上前面的男生，跟他并排走，男孩依然不转头，眼睛里似乎还有一种不屑的高傲。

“周宁生，丁华，早上好啊，你们俩一起上学来了啊？”e背后传来一个温婉清柔的声音，听到这声音，神情冰冷的男生脸部线条忽地变得温柔，转身看向突然出现的那个女生。一袭紫色的带白色小碎花的连衣裙将她曼妙的身材衬得分外娇美。早晨的太阳照得她眯起了双眼，微风吹动了她的长发，随着她的走动，紫色的裙摆在风中轻轻摇曳。她那双细长的眼睛那么纯洁地看着世界，让人觉得她就是一个可

爱的邻家小妹。她的出现使人们想起自己也曾有过的那一段美妙的青春。

“晓雪”男生满脸微笑的回过头来，伸手亲昵地抚着女生的飘逸的乌黑直发，眼中满是宠溺，完全将刚刚追在自己身边的女生忘得一干二净。

晓雪没好气地看着眼前身高足足有一米八的大男生，这个周宁生，总是这样，对他认为不重要的人或者事总是这样冷冰冰的。

虽然三个人在一个班呆了四年，可是周宁生只会对江晓雪温柔的笑，对她一个人宠溺爱护。大家都知道，他们三个，是一个很奇怪的关系，周宁生和江晓雪现在可以说是情侣关系，可是，丁华也深深地爱着周宁生，只是周宁生从来就没有把她放在心上过，甚至可以说，是从来就没有放在眼里。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一章（2）

这些，其实丁华的心情晓雪是最能体会的，她们是同班同学，不过，每当她看到在周宁生眼中对自己明显宠溺的爱意，知道自己在她心里是的重要位置，老实说的确是很高兴。也就把什么都给忘记了。

丁华心里也清楚的很，可是这四年来，这样的事情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。从小的时候就是觉得，只要是自己想要的东西自己千方百计都想得到，甚至包括对周宁生的爱慕。虽然从来没有得到，自己的努力甚至没有换来周宁生正眼的看自己，可是，就是不甘心，不愿意撒手。

“我们不过是校门口遇到而已。”周宁生冷冷地看了一眼身边的丁华，很奇怪，虽然一直都没有向她看过，可是周宁生总是可以很准确的知道她就在身边的什么位置，或许。也是很长时间的默契吧。

“周宁生，你怎么这样呢？.....”江晓雪在周宁生耳边低声道，一边不时看向一脸受伤的丁华。

对不起啊！她什么都可以跟丁华分享，唯独是周宁生，她真的大方不起来。

若不是她亲眼看见丁华给周宁生的短信，她真的不敢相信丁华是喜欢周宁生的，她就是这么迷糊，总是对身边的人和事没有敏锐的直觉。

周宁生叹气，她就是这么心软，不过丁华也没有错，只是她的爱给错人了，他心里只有眼前这个迷糊的女生。

丁华看向江晓雪的眼里掠过一丝不甘心，随即又闪过不见了。凭什么？他们三个是一个班的同学，为什么优秀的周宁生不喜欢自己？反而喜欢样样都不如她的江晓雪？.....

春天似乎总是觉得有些漫长，却又在无意间已经到了夏初，有一点暑热的意思。大学里，转眼到大四的学生们，已经开始忙碌的开始

注意着找工作，也许这就是毕业生的节奏，显得有点仓促而充满勃勃生机。

江晓雪走在校园里，拿出手机，“喂，宁生，你在哪？”她一边打电话，一边低着头慢慢地走着。

“我啊，准备去图书馆啊，找点资料。”“哦，那好吧。”江晓雪正说着，一头撞到前面走过来的人，她连忙抬头，准备说对不起。却看见周宁生站在面前，周宁生正笑着看着她，“你这个小傻瓜，走路又不看路。”江晓雪笑了，她说：“不是一直都有你替我看的嘛！”

周宁生和江晓雪从刚进大学开始，就是学校里公认的金童玉女。在学校里经常能看见他们的身影，几乎是每天形影不离。他们深深地倾情于对方。在校园里美丽而又浪漫的日子里，他们身边全是羡慕的眼光。别奇怪，现在的大学里这样的情况是很平常的了，若是哪个人每天都在固定的时间，地点一个人形单影只的出现，那可真是有些奇怪了。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一章（3）

再冷再热的天气他们都会换着时间在对方宿舍楼下等待。他们一起去食堂打饭，一起看电影，一起逛街，所有能在一起的时间他们都没有错过。天冷时，晓雪会为宁生去学织围巾。天暖时，宁生为她摘过花园里的玫瑰。她常常坐在宁生的旧单车后面，轻轻的依靠着他，那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候。那时候，学校很多同学都羡慕他们，许多情侣一吵架的时候，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：“你看江晓雪和周宁生，他们总是那么好，从不吵架。你怎么不跟人家学学。”在所有人看来，他们就像是天生一对，很美好的情侣。

他们每天都一起上学，一起上课，一起吃饭，一起去图书馆，当然今天也不例外。“周宁生，我警告你，你以后一定要娶我，每天还一起上班，一起吃饭，一起下班，一起回家。”晓雪总是会那么告诉周宁生，周宁生每次都会用手轻轻的刮她的鼻子，告诉她：“我以后每天都跟你在一起，每天都看着你，要不然你又在走路的时候撞到别人，还要让你做我孩子的妈。”晓雪总会很幸福地笑，每天他们都会很开心地在一起，就像他们的未来都是已经定好的，他们说好，等到毕业的时候就订婚，工作稳定了就结婚。

北方这时候的季节，早晚总是有些微凉，白天已经很温暖了。学校里大多数毕业生已找到一份或者两份工作去面试。有的已经出去实习回来了。而他们的父母也跟他们讨论工作的事情。

但是宁生和晓雪在商量着毕业的时候先一起去见周宁生的父母。

临去的前三天，晓雪总是问周宁生，“我去见叔叔阿姨该穿什么衣服呢？要不要买点什么啊？见到叔叔阿姨该注意点什么呢？”

周宁生总是又好气又好笑地看着她说：“小傻瓜，你是我喜欢的人，我爸妈当然也会喜欢咯！你不用那么紧张啦，平时穿的衣服就可以了啊。”

周宁生这样一说，晓雪就会撅着嘴说：“那怎么行啊，第一次去见你的爸爸妈妈，当然要注意点啦！要给他们留一个好印象嘛！你都不紧张的吗？就我自己在紧张。”

一看见晓雪紧张的样子，周宁生就想办法逗她笑，不想让她那么紧张。其实他的心里也很紧张，但是他想自己喜欢的女孩子，爸爸妈妈应该也会喜欢的。而且晓雪那么好。他们没有理由拒绝她的。

晓雪每天都在想啊想，每天都在问周宁生这个要怎么样，那个要怎么样。不停地拉着周宁生问这个问那个，周宁生总笑笑地看着她，她总想着如果周宁生的爸爸妈妈喜欢她的话，那他们就得到周宁生爸爸妈妈的肯定了。她在期待，期待着等待着他们的美好生活。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一章（4）

终于到了那一天，早早的晓雪就起来了。刚起床，宁生就打来了电话，“小懒猪，你起床了没啊？”

晓雪一手拿着手机，一边换衣服，“当然起来了，今天我才不会偷懒呢。”话语里总有些掩藏不住的激动，她想告诉周宁生，这个时候她是多么的激动，她一直在等待着这一天，但是，她始终没有说出来。她想，这个心情只要保留在自己心里就好。

“起得真早，那好吧，我在你宿舍楼下等着你，等你收拾好了就下来吧！”电话那头的周宁生已经站在楼下，他也在期待着，如同她的心情一样的。

晓雪很快收拾好，今天她穿的衣服是她心爱的紫色带白色小碎花的连衣裙，简单，大方，脸上淡淡的妆容，没有过多的修饰，看起来她更美了。她迅速换上鞋，拿起手提包就朝楼下跑去，她跑到楼下的时候已经看见周宁生站在那里。很有耐心的在那里等着她，心里面突然有了一种安定感，好像不管她在哪里，总有那么一个人会在那里默默地等着她，让她心里暖暖的。

晓雪像鸟儿一样跑上前，抱住了周宁生，没有松手。周宁生被她抱得很紧，他轻轻的反抱住她说：“我的小傻瓜，你怎么了？抱我抱的那么紧，怕我跑掉啊？”周宁生轻抚她的头发，满是疼爱。

“嗯，是啊！就是怕你跑掉，所以要把你抱的很紧很紧，可惜，我的手不够长，不能够把你完全的抱住！”晓雪调皮地用力抱他，故意的用手环绕他。周宁生听到后，用力的抱紧晓雪，将晓雪整个人都抱在了怀里，紧紧的，“你看，这样不就行了，你抱不住我，我可以这么紧紧的抱住你啊！所以，不用怕我会跑掉，我才舍不得跑。好了，我们该回家了，我给我爸爸妈妈打电话了，告诉他们，我们就回去了。”

周宁生和晓雪坐车在小区外下了车，下车之后，晓雪还是觉得很紧张，时不时的看看自己的衣服弄好了没有，还拉着宁生问，我的衣

服是不是整齐，头发有没有乱.....

晓雪很紧张，她紧紧的抿着自己的小嘴，周宁生看见她的样子，拉过她的手，牵着她，在她耳边亲亲的说：“你别那么紧张，还有我呢，把你交给我吧。”晓雪点了点头，周宁生轻握着她的手向家里走去。

“爸妈，我们回来了。”周宁生先在前面进了屋，晓雪跟在他的身后，周宁生的父母早在屋里迎接他们了。

“叔叔，阿姨，你们好。”晓雪很有礼貌地向周宁生的父母打招呼，她笑容甜美。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一章（5）

“你就是宁生经常提起的那个晓雪吧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！”宁生的父母很热心地招呼她，连忙让晓雪进屋，招呼着她坐下。

“晓雪啊，我们家宁生经常在我们面前提起你，我和他爸爸都听过好多次你的名字了，就是没见到真人，今天总算是见到真人了，没想到是这么漂亮的姑娘。宁生真是有福气！是不是啊，宁生他爸。”周宁生的妈妈拉着晓雪的手，一直看着，就像是在看自己的宝贝女儿。

“是，是。”周宁生的爸爸坐在一旁也笑开了，眼前这个女孩，太让他满意了，周家有这样一个儿媳妇他们简直太高兴了。

“叔叔，阿姨，宁生也常跟我说起你们，我很早就想来看你们的。”晓雪看了看坐在旁边的周宁生，宁生脸上的表情似乎很开心，他父母的表现像是对这个未来儿媳妇很满意。

晓雪和宁生留下来吃饭，在饭桌上，宁生的妈妈总是给晓雪夹这个菜夹那个菜，又问她要不要吃这个，要不要吃那个。宁生的父亲话很少，但是表情间却有掩饰不住的高兴，吃饭的时候，宁生开玩笑地对他妈妈说：“妈，晓雪是您儿子，还是我是您儿子啊！我发现她来了以后，我的地位就下降了！”

“你这小子，妈疼你还少啊？人家晓雪第一次来咱家，这你也吃醋啊！这个臭小子！”宁生的妈妈说着，轻轻拍了一下宁生，晓雪也跟着笑了，她感觉到这个家的温暖，是那种普通市民小家的温馨。

四个人在家里开开心心吃完饭，晓雪抢着说要帮宁生的妈妈洗碗，收拾。宁生的妈妈怎么也不让她干，“你第一次上我们家来，怎么能让你干呢？你去看看电视，休息一会儿！”宁生妈妈推了推她，示意让晓雪去客厅。

“阿姨，您就让我帮您干吧，虽然我可能做的不是很好，但是，也让我帮您吧！”晓雪磨蹭着在厨房里，说实在的，她还真没干过这样的活，家里都有阿姨在做这些事情。

“不用不用，你赶紧出去吧！听话！”宁生的妈妈还是执意不让晓雪帮忙。

正在晓雪和宁生妈妈争执的时候，宁生站在厨房门口，他看着厨房里的两个女人争来争去要洗碗，走进去，将他妈妈和晓雪都推出了厨房，“你们两位女士，别再争了，你们都别洗，我来洗。”自己接着开始洗碗。

“你看这孩子，晓雪，那我们去客厅吧。让宁生洗！”说完，拉着晓雪去了客厅。

“晓雪啊，你的父母都是做什么的？”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一章（6）

“我爸爸是科学院xx研究所的研究员，我妈妈在经营一家公司。”

“那你们家的环境很不错哦，教育了一个那么好的女儿。”宁生的妈妈赞道，她想，晓雪应该是大家闺秀，家境好，长得漂亮，也很有气质，而且还很有礼貌。

“阿姨，您太夸奖我了，爸爸妈妈总是都很忙，平时还是宁生很照顾我。”晓雪有些高兴，周宁生的爸爸妈妈很喜欢自己，心里总算有些踏实了。

这时候，周宁生从厨房里出来了，他擦了擦手上的水，走过去说：“妈，晓雪，你们在聊什么呢？聊得那么高兴。”说着，坐在了晓雪的旁边。

“这个可是女人的秘密哦！”晓雪调皮地说，口气很放松很自在，或者说，她已经习惯了周宁生家里的氛围。

“好，好，是你们女人的秘密。老爸，老妈，我们要回学校了，下午还要上课。”周宁生站起身，牵起晓雪的手，晓雪跟着站起身，“叔叔，阿姨，那我们先走了，有时间再过来看你们。”晓雪礼貌地向两位长辈告辞。

“晓雪啊，有时间了就过来啊，多过来陪陪阿姨。要是宁生敢欺负你，你告诉阿姨，阿姨帮你收拾他！”宁生妈妈略带玩笑的口气里，多了一丝偏宠。

“老妈，我哪里舍得欺负她啊！好了，我们走了，不然要迟到了。”宁生疼爱的握住晓雪的手，两人往门外走了。

从宁生家出来后，晓雪心情特别的好，一直晃着宁生的胳膊。

“宁生，你都不知道我有多紧张，我很怕叔叔，阿姨不喜欢我。”晓雪用力的握着宁生的手。

周宁生转头看着晓雪，现在她整个人都轻松了，她的细长的眼睛乐成了美丽的月牙。他拉起她的手，放在嘴边吻了一下，“小傻瓜，怎

么会？你看见我爸爸妈妈有多喜欢你，你现在地位比我的地位还高哦。”

晓雪听到这些话，心里很高兴，走在路上的时候，都忍不住大声的喊：“太好啦，太好啦！周宁生的爸爸妈妈很喜欢我！”

“喂，别疯了。路上的人都看着你呢！”周宁生把晓雪拉住，路上的人都转头看着他们，眼神很奇怪，但他们依然高兴，两个人一起大笑，这一刻，他们比任何人都幸福。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一章 (7)

“宁生，我已经见过你父母了，你什么时候也去我家见一下我爸爸妈妈吧！他们肯定也会喜欢你。”晓雪看着宁生，她很期待她的父母接受宁生，并且答应他们订婚。

“嗯，可是，如果你父母不喜欢我怎么办？”这一次，宁生的心里也没有把握了，这是个问题，如果晓雪的父母不接受他怎么办？他想过许多次了。

晓雪突然把手搭在了周宁生的头上，抬起头微笑的看着他，“放心吧，有我呢！我会让他们接受你，我要和你在一起！”

阳光下，他们是多么美好的一对年轻人呀。他们微笑，他们紧紧相拥，这个拥抱像是要永恒。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二章（1）

周宁生用沉默代替了自己的回答。从他的内心深处讲，用这种说谎的方法来获取一段感情，他实在不想用谎言为自己和晓雪一生的情感蒙上阴影。他们的感情应该得到大家的认可，应该得到祝福，他们的幸福一定能让他们忘掉那些名利，世俗。

“爸爸妈妈，你们明天有时间吗？我想让你们见一个人！”晓雪的父母今天难得都在家里，晓雪的爸爸刚做完学术研究的一个项目回来，今天她的妈妈也刚好回到了家里。

“晓雪啊，要带谁给我们见啊？”晓雪的爸爸一向很疼爱这个女儿，只是他太忙了，天天作项目带博士生。总在外面飞来飞去，而她又住校，他们很少能碰到一起。

“爸爸，我想把我喜欢的人介绍给你们认识。”晓雪撒娇地搂着爸爸，将头靠在爸爸的肩上。

“你喜欢的人？”晓雪的爸爸轻拍着她问。

“是啊，他很好，很爱我，妈妈和你见了他的话一定也会喜欢的！我保证！”说着，晓雪伸出两个手指做出了胜利的动作。

“你说他那么好，我们都还没见呢！他们家是做什么的啊？”晓雪的妈妈走过来，言语间有些严肃。

“妈！你怎么总是喜欢打听别人的家庭情况啊，我去过他家了，他的父母都很和蔼，对我也很好！”晓雪看见妈妈的反应，开始有些着急起来，她了解自己的妈妈。妈妈在她的婚姻上是有她自己的看法的。

“什么！你去了他家了？你对他有多了解啊，就去他家见父母。”晓雪的妈妈变得更加严肃起来，“你为什么不和家里商量一下，你一个女孩子，要懂得矜持！”

“我怎么了，我就是去他家见了下他父母。我们说好了毕业了就订婚！”晓雪也有些着急，她知道妈妈就是想问他宁生家是不是有公司，家境是不是好，她什么时候都是最关心这个问题。

“你们都说好了？你们有什么权利说好啊！这些都应该是家长来处理的事，你们现在刚刚毕业，什么都还没有，凭什么私自要订婚，真是荒唐！”

“我们怎么了！我们都已经毕业了，以后我们会自己找工作，我们会有自己的事业，怎么就是荒唐了！难道我们自己的感情，都不能自己决定吗？他是我喜欢的人，我要跟他在一起！”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二章（2）

晓雪和妈妈几乎要吵了起来，晓雪的爸爸站起来拉住晓雪的妈妈，“行了，孩子大了，她有权利为自己的事情做主和负责，现在不是还没见过那个孩子吗？先等明天见了再说，好不好？”

“反正我告诉你，你不能自己那么做决定！父母都还没有同意就做这样的决定，是不允许的！”晓雪的妈妈有些生气地指责她。

“我不管，我就是要跟他在一起！”说完，晓雪跑上楼。

晓雪的妈妈也被气得坐在了沙发上，她没想到乖巧的女儿竟然会这样跟她说话。晓雪的爸爸坐在了旁边，安抚的说道：“孩子已经长大了，她有自己的想法了，你这样硬反对，也不会有什么改变的，你好好跟她说，这样吵弄得她也不高兴不是？明天咱们先见见那个孩子吧，不也可以帮女儿看看嘛。行不行的以后再说！”

“我不是说不同意，但是，我不能让我女儿以后的生活不好吧！以后她要真嫁人了，一定要过上富裕的日子，千万不要受苦。我们的公司以后也都是她的，至少她的丈夫家要对她的事业有帮助才好。”

“她现在还不明白这些，说不定，那个孩子真像咱女儿说的那样好呢？”夫妇俩说到这，晓雪的妈妈没有再说什么，可是心里还是很生气晓雪说的要订婚。

此时的晓雪也在房间里生气地倒在床上，她想起妈妈说她荒唐。她想给宁生打电话，但是又想不能把这件事情告诉他，不然，他心里一定也会不好受的。可她心里越想越憋气，又不知道怎么发泄，直接拿被子把头盖住，冷静下，好好想想吧！

过了一会儿，房门被敲响了，门外是爸爸的声音：“晓雪，爸爸可以进来吗？”晓雪没有回答，继续闷在被子里，爸爸推门进了房间，看见晓雪蒙在被子里，她小的时候不开心也会这样蒙在被子里。

“晓雪，爸爸都不理了？你那样跟你妈妈说话，是不对哦！”说着，走过去坐在床边，掀开了被子，看见晓雪气鼓鼓的脸。

“好了，别生气了，我跟你妈妈说好了，明天都抽时间回家来，把他带回家来见见吧！”

“真的吗？没有骗我哦！”这时，晓雪这才开口说话，但是还是不太相信，她的妈妈怎么会那么快就答应了呢。

“当然是真的啊！爸爸什么时候骗过你？”爸爸好笑地看着晓雪，她还像个小孩子。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二章（3）

“真的！！爸爸万岁！！”说着，晓雪跳了起来，抱着爸爸，从小到大，她有什么事都有爸爸替她撑着，真好。

“傻孩子，早点睡吧！”爸爸起身朝门外走，“爸爸！谢谢你！”晓雪看着爸爸，心里一下子轻松多了。

这天晚上，晓雪想了很多事情，她想要怎么样，才能够让妈妈喜欢宁生，要怎么样才能同意他们在一起，她一定不可以这么就放弃的。她了解自己母亲的个性，像今天的情况看，母亲一定不会那么轻易同意她的要求的。半夜的时候，她迷迷糊糊的睡着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晓雪给宁生打了电话，相约两人在经常见面的咖啡屋碰面。

晓雪刚走进咖啡屋的时候，就看见宁生坐在里面，总是这样，宁生总在她到之前在等待她。

晓雪拉起宁生就要走，出了门口，宁生问她去哪，晓雪头也没回，“去我家！”

宁生听后，立刻站住，拉着晓雪说：“你怎么之前没跟我商量呢？突然就让我去你家，我什么都没有准备。”

“你什么也不用准备，只要跟我走就行了。”晓雪很希望宁生马上跟她回家，马上。

“那怎么行呢？我.....”

宁生冷静地推开晓雪，扶着她的肩膀，可是晓雪却还是固执，非要宁生立刻跟她去她家里。宁生不明白她为什么突然那么着急的想要自己去她家，他让晓雪先冷静一下，他看着晓雪说：“晓雪，你是怎么了？”晓雪突然说：“你别问了，你现在就跟我去我家里，我们马上去。”

“晓雪，你先听我说，就算要去你家里，也要让我有个准备啊，至少要准备点什么吧！你不能让我那么冒失的去你家，而且还两手空空

的去见你的父母。”

在宁生的坚持下，他们买了一大堆水果。周宁生的心里有点慌慌然，突然面对两个陌生的老人，该用怎样的真情打动他们，让他们放心地把宝贝女儿交给自己，宁生的心里还是有点儿不安。但是不管怎么样宁生的心里还是在紧张中有些兴奋，这种兴奋让他忽略了晓雪的情绪变化。所以，在临近她家时面对她忽然提出的问题，宁生感到有些不可思议。

“你说过谎吗？”她提出了一个奇怪的问题。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二章（4）

“什么意思？”宁生不明白她突然冒出来这句话的意思。“我对你从来没有说过谎，老天作证。”

“我相信你没说过谎，但今天你一定要说。”

“说什么？”

“你见了我的父母，特别是我的母亲，一定不要说你的家庭情况，也不要说你父母是做什么的。他们要是问你父母干什么工作，你说就是国家机关干部。要么就说我已经有了你的孩子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宁生不明白她的意思。自己的父母虽然工作单位不景气，他们下了岗，但他们又找到了另外的工作。就算说出来又有什么不好，为什么不能说，非要说都是干部？宁生并不认为父母工作有什么不好，他们自食其力，省吃俭用供自己上大学，他们是普通劳动者，没理由看不起他们。虽然父母都不是干部，自己家里的条件一般，这并不丢人，实在没有隐瞒的必要。父母现在一个是一家电器商城仓库的管理员，一个在街道上工作。而且说晓雪怀孕，她怎么会有那么偏激的想法。

“你别问那么多了，为了能过我父母这关，特别是我母亲这一关，你就照着我说的话去做，否则就可能出现非常严重的后果。”

“我不说谎，你就会离开我吗？”

“如果我的母亲知道了真相，她绝对不会同意我和你交往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宁生很疑惑。她说的话越来越莫名其妙。

“她不会喜欢你那么诚实地告诉她你的家庭情况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我跟她都还没有见面，没理由还没有见过就肯定不喜欢的。”

她不是不喜欢你，而是对所有人都那样。“

“这就奇怪了，我父母的工作跟我们的爱情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？他们下岗再就业也不是很坏的事情啊。”

宁生越来越觉得莫名其妙，虽然很早就知道自己家里的条件不如晓雪家的优越，但是也不至于自己的父母不是干部，就不同意吧。而且难道自己父母的职业，对于晓雪的母亲来说，是件很丢人的事情吗？越想心里就越有些生气。

“不是，宁生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不是那个意思。说来话长，我们坐下谈吧。”晓雪看出来宁生心里的不快，当然了，换作任何人，听见这样的话，心里都不会舒服的起来的。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二章（5）

他们一边说一边走，路过一张长椅。宁生把手中的东西放在长椅上，他看见晓雪为难的表情，轻轻搂过晓雪，让她依偎在自己的怀里。她眼睛一直看着宁生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沉默了片刻后说道：“我妈妈中专学历，在她们那个年代学历算是高的了，她很要强，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她就自己创业，受了很多苦，后来有了自己的公司。你也知道，我爸爸做研究工作，妈妈经常都是在忙公司的事情，可是爸爸一直很爱妈妈，对她也很好，虽然他们经常不在一起。爸爸经常要出去做学术研究，妈妈就把心思都放在了她的公司上，后来她的生意也越来越大，接触的都是大公司的董事长。所以，经常都有人跟她说起，哪个大公司老板的儿子多好，也经常跟我妈妈问起我的情况，而且，为了扩大企业在市场的地位，在妈妈身边的很多大企业家的孩子都是家族联亲。后来，久而久之的，妈妈就总是跟我提起哪个哪个企业董事长的孩子怎么怎么样，每次她跟我提起，我都不会在意。但是，我知道她是想让我跟某个大企业董事长家的孩子结婚，我根本就不喜欢。每次她带我出席那些聚会，我都会想办法逃走，所以，我妈妈很生气我这样做！昨天我跟她说我要跟你在一起，要和你结婚，她就马上问我你们家的情况，还有你父母是做什么的，她总是逼我跟富家子弟或有势力的干部子弟结交，我不愿意。昨天还跟她吵了一架，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势利了，你就听我的，就说是你父母是机关干部。只有让她先同意我们在一起，慢慢再告诉她其它的。”

宁生听完这些话，有些震撼，这种事情在电视上和社会上也看到和听到过，却没想到自己会真正遇到这样的事情。

“你的母亲不应该这样，她不应该把她的生意和你的幸福放相提并论啊。虽然我还没有自己的事业，家里的条件也比不上你家，但我可

以对天发誓，无论怎么样我一定会让你过上最幸福的生活。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对你的爱都不会改变。”

“我当然知道你，但也知道我母亲，所以你一定要听我的，千万不要跟她说实话。”

“晓雪，你听我说，我们这样对他们说谎也不是办法，总有一天还是会知道真相的。不如我们试着坦白地说出来，也许我能改变她的看法。”

“我劝你别抱任何幻想，我太了解她了。你想想，她为什么总是让我去见那些大企业董事长的儿子？还不是怕我自己找到自己喜欢的人却不是她所要求的那样。她连自己的女儿都不相信，她还会相信我们坦白说的那些话吗？”

“但你不是她生意的棋子。”宁生倔强地说。

“现在不是我们表决心的时候。你听我的，你就照我跟你说的，只要母亲这一关能过去，就什么事情都好解决了，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，只要能让我跟你订婚。”

周宁生用沉默代替了自己的回答。从他的内心深处讲，用这种说谎的方法来获取一段感情，他实在不想用谎言为自己和晓雪一生的情感蒙上阴影。他们的感情应该得到认可，应该得到祝福，他们的幸福一定能让他们忘掉那些名利，世俗。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三章（1）

当李明同小曹和小李等友人聚合来到广场的时候，发现昨天铺天盖地的花圈被清理一空。不久，人群开始越聚越多，气氛也越来越紧张。不知是愤怒的群众，还是公安便衣人员干的，一些外国记者的照相机被抛到空中，而后落到地上砸得稀烂。原来被调来围住广场来维护秩序的工人民兵，此时都懒洋洋地坐在地上看热闹。比起前一天清明节，5日当天人少了很多，广场上显得有些空旷。因为就在前一晚，在江青的坚持下，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和标语被清理。

“爸妈，他就是我要介绍给你们的人，他叫周宁生。周宁生，这是我爸爸妈妈。”进门后，晓雪介绍说。

“叔叔阿姨，您们好。”宁生尽量用自然的语气问候道。因为在他见到晓雪母亲的一刹那，他感到很紧张。他完全没有想到，晓雪的母亲看起来竟然那么严肃，典型的女强人形象，一身简洁利索的装扮，头发高高盘起，从头到脚都没有一点家庭主妇和母亲该有的和蔼，她眼神很犀利，有一种难以亲近的距离感，进门后，对于宁生的问候，没有回应。只是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他。

“你就是我们晓雪喜欢的人啊，欢迎欢迎。”晓雪的父亲还是很热情地欢迎他坐下。

“你是晓雪的男朋友？”晓雪母亲开口了，用一种很生硬的口吻问。她的眼神像是锋利的刀子；她坐在那里在看宁生，眼神严肃而且犀利的在宁生身上扫过，让宁生觉得自己在她的眼里像是透明的，身上的一切都在她的眼神下被剖析得一清二楚，包括他的灵魂。“是。”在解剖刀般的眼神下，宁生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压抑。“你叫什么名字呀，”晓雪的母亲紧紧的盯着他。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他。

“周宁生”宁生小声道。“难道你父亲是周宝胜吗，”晓雪妈妈疑惑的问道。“对呀，您怎么知道他的名字？”宁生奇怪地问道。“难怪长的

和他一模一样。”晓雪妈妈脸色铁青地叫道。“妈妈难道你以前认识宁生的爸爸”晓雪急忙插嘴。认识，我太认识他了。晓雪妈妈大声说。

30多年前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，是我一生最难忘的经历之一。虽然某些具体细节记不太清了，但很多场面还是历历在目。小雪的妈妈对他们说。———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三章（2）

1976年4月5日清明节全国人民悼念周总理期间，“四人帮”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人民的极大愤怒，那段时间，我哥哥李明刚从工作了6年的黑龙江建设兵团回到北京，准备要去山东工作。总理的逝世让他悲痛不已，但“四人帮”却要求不准设灵堂、不准戴黑纱、不准送花圈、不准搞悼念活动。“当时给人的感觉是他们要否定周恩来总理。

“文革”已经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危害。1975年邓小平复出，人民看到了结束“文革”、恢复正常政治经济秩序的希望。可不到一年又开始“批邓、反击右倾翻案风”，政治形势不断恶化。“四人帮”要夺权，只能靠所谓“阶级斗争，把代表人民利益的老一代革命家打倒”。当时，人们意识到国家、人民的命运和前途正在陷入危险境地，民众对“四人帮”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。

从3月末开始，悼念的诗词连同铺天盖地的白花、花圈、悼文往天安门广场聚拢，北京的学生、工人、机关干部以及各界群众，为了纪念1月8日去世的周恩来总理，不顾“四人帮”的阻挠，在清明节自发聚集到天安门广场英雄纪念碑前，以敬献花圈、朗诵诗词、发表演说等形式，悼念周总理。随着清明节的逼近，广场的政治风云变得异常的急躁，不同势力的交锋开始趋向明朗化。清明节前雨纷纷。4月2日，北京重型电机厂工人制作的第一个铁花圈送抵天安门广场。4月2日，中科院109名职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立起四块巨型诗碑。上书：“红心已结胜利果，碧血再开革命花，倘若魔怪喷毒火，自有擒妖打鬼人。”也是4月2日，首都民兵、警察、卫戍部队的“联合指挥部”成立。指挥部设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三层小灰楼内。指挥部决定抽调民兵、公安干警各3000人以及部分卫戍部队组成机动力量，随时准备出动。

四月五日那天早晨，我哥哥李明早早起床，独自一人骑着自行车往天安门广场奔去，怀里揣着他前天晚上用镜框裱好的悼念总理的诗

歌。这几天他一直在感冒，本来打算清明节去天安门的，可是却病倒了，只好赶在5日一大早才出了门。这首诗这样写道：

一

一夜春风来，万朵白花开。

欲知人民心，且看英雄碑。

二

欲悲闻鬼叫，我哭豺狼笑。

撒泪祭雄杰，扬眉剑出鞘。

#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三章（3）

三

天惊一声雷，地倾绝其维。

顿时九州寂，无语皆泪水。

相告不成声，欲言泪复垂。

听时不敢信，信时心已碎。

当李明同小曹和小李等友人聚合来到广场的时候，发现昨天铺天盖地的花圈被清理一空。不久，人群开始越聚越多，气氛也越来越紧张。不知是愤怒的群众，还是公安便衣人员干的，一些外国记者的照相机被抛到空中，而后落到地上砸得稀烂。原来被调来围住广场来维护秩序的工人民兵，此时都懒洋洋地坐在地上看热闹。比起前一天清明节，5日当天人少了很多，花圈、广场上显得有些空旷。因为就在前一晚，在江青的坚持下，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和标语被清理。

李明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，恭恭敬敬地将裱好的诗放在碑座前，觉得还差点什么，应该再插上一朵小白花，他骑车去了王府井。等好不容易买回来，已经是下午两三点了。他却发现自己放置的诗已经不翼而飞。

愤怒的李明不甘心，他想今天必须把自己写的诗贴出来，成型的诗词在他脑子里盘旋。前几天卧病在招待所，李明灵感如泉涌，长久以来的愤懑和压抑终于找到了出口，他在房间里中挥毫泼墨，想到就立马写在纸上，今天他把它带来了。刚贴上去，却不见了。李明下定决心当天要献出他写的诗，他正考虑去前门文具店买笔墨的当会儿，傍晚6点钟的时候，广场四周扩音器突然全部响起，传来当时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的警告，命令在场的群众立即离开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广场上开始广播了：“今天，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，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，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，不要受他们的蒙蔽。”李明走到广场前门出口时，天安门广场已经开始只让出不了进了，他顾不

得想太多了，一咬牙“出去了再说”。然后，他飞奔向前门大街，在文具店里买了笔墨、纸张和糨糊，又钻进一家邮局，趴在台子上，凭着记忆，奋笔疾书，诗一气呵成。写了好些份。当他急忙赶回广场时，已经是黄昏时分了，天安门广场完全不让进了，喇叭里还在一遍一遍播放着吴德的讲话。

他和一些群众从胡同里面绕行，穿到了广场里头，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。李明和大家赶紧朝人民英雄纪念碑走去，一群学生围了上来，他把诗歌和糨糊散给学生，他们一一认真地贴在纪念碑上，李明站在一旁默默地看着人们激动地朗诵着他的作品，舍不得离开。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三章（4）

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三章（4）

作者：金蔓 出版社：中国文联出版社

一直逗留到十点多，广场上人流慢慢散去，李明才决定从天安门回家。此时民兵已开始进场“清理”。他经过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的时候，看见里面的工人民兵正集合待发。“李明”。一个人在工人民兵的队伍里叫他。“周宝胜，”李明也兴奋的大叫。周宝胜是他们班少数几个留城工作的同学之一。现在一家工厂工作。这次也参加了工人民兵分队，他和李明在上学时是很要好的朋友。周宝生挤出队伍来到李明跟前小声说“你怎么在这，还没走。一会就有行动了。现在你已经出不去了，文化宫后面有一条小道可以通大街。走，你快走，快走呀。周宝胜着急地说。“周宝胜，这是谁呀？什么这么眼熟呀？”旁边过来了一个人瘦高个，左手拿着一个大棒子，右手拿着一叠印着照片的材料上面都是这几天在广场上的活跃分子。“你就是刚才贴诗的人，你别走，”瘦高个一把抓住李明的衣服。“快跑，李明。”“周宝胜紧紧抱住瘦高个，李明飞快的向前跑去。李明从小就练长跑，估计他们是追不上他的。李明跑到车站，刚好一辆车正进站。李明跳上车，终于松了一口气。

李明从天安门回到了招待所。大概就在李明离开后不到十分钟，民兵便开始进场“清理”。当晚，广播电台里传出被歪曲、被颠倒了的天安门广场事件。李明的这首诗被当作重要“罪证”加以引用。当时，李明在北京逗留准备转车去山东工作，家人商定和他在北京碰面。也看看北京。于是全家都来到了北京。李明和一家人正在吃饭，突然听到自己写的诗从广播里传出，李明的心一下子沉了，他默默起身走到过道里。母亲见他神色异样，早已猜到了八分，李明告诉父母亲 and 妹妹这首诗是他写的。事关重大，形势危急。这件事对李明是非常危险的事情。

父母和妹妹马上询问李明有没有人跟踪，现场有没有留下任何线索。他细细回想，诗是学生给贴的，有人拍照也没用；肯定没有被跟踪；但自行车被扔在了广场，还有那个裱诗的镜框是自己从兵团带回来的，以前装着自己的奖状，庆幸的是奖状拿出来了。就是和周宝胜见了面，但工人民兵也没有追他。大家分析了每一个细节，认为从现场遗留物来看问题不大，整个过程中基本上没有什么漏洞，唯一的线索就是查笔迹。于是大家劝他马上去山东报到上班。为了减少麻烦，母亲还特地让他剪去头发。穿上了对襟的中式棉袄，打扮的像是一个老农民。他于9日清晨离开了北京。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四章（1）

媒体报道天安门事件及当时中央决议的同一天，恰好周宝胜他们工人民兵分队因任务完成要回工厂了。当晚，大家喝酒以表达分别的友情。周宝胜是一个大家庭中最小的儿子，从小得到父母和哥哥姐姐的宠爱，因而多少有些不听招呼，自作主张。这种个性或许也表现在与同学、同事和领导的关系之中。那天，周宝胜酒喝多了口出狂言，说自己是如何敬佩李明，敢到天安门来写诗。说是一定要向李明学习，为邓小平翻案。不料平日里与他有隙、人称“菜刀李”的某人立即向上报告。幸而，周宝胜几代都是工人出身，平时也没有什么过激的言行。但是，几天后即召开大会，宣布周宝胜被开除出工人民兵队伍。并对他所说的李明展开了调查。

4月7日后，恐怖依旧，中华巨轮在剧烈地颤动！天安门广场继续戒严。有20余辆清洁车和洒水车，在广场内打扫“卫生”，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大门紧闭，门外立着一块木牌，上书：“因修理内部，暂停开放”。同日，北京市各单位传达市革委会于4月5日发出的《紧急通知》，《紧急通知》里说：“天安门事件”是“解放以来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反革命事件”。同日，“四人帮”在公安局的亲信在市公安局会议上扬言：“已抓到的还不是大鲨鱼，要更深下去，捞一大批”，“重点在党政军、党内走资派。”市公安局电话通知各分、县局，在照相馆查到凡涉及天安门事件的胶卷和冲洗的照片，要没收并登记姓名、住址或工作单位。

至6月17日，经过“四人帮”在北京市公安局亲信的拚力追查，共搜集了诗词、悼文原件583件；强迫群众交出的诗词、悼文、照片和现场照片10.8万件；从中选取重点600余件编成《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罪证集》，加上其它“重点线索”，总计立案追查的共1984件。连同天安门事件共拘捕群众388人，至于以隔离、办班、谈话等方式审查的数量则更多，仅北京市被涉及的群众就数以万计！

媒体报道天安门事件及当时中央决议的同一天，恰好周宝胜他们工人民兵分队因任务完成要回工厂了。当晚，大家喝酒以表达分别的友情。周宝胜是一个大家庭中最小的儿子，从小得到父母和哥哥姐姐的宠爱，因而多少有些不听招呼，自作主张。这种个性或许也表现在与同学、同事和领导的关系之中。那天，周宝胜酒喝多了口出狂言，说自己是如何敬佩李明，敢到天安门来写诗。说是一定要向李明学习，为邓小平翻案。不料平日里与他有隙、人称“菜刀李”的某人立即向上报告。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四章（2）

幸而，周宝胜几代都是工人出身，平时也没有什么过激的言行。但是，几天后即召开大会，宣布周宝胜被开除出工人民兵队伍。并对他所说的李明展开了调查。周宝胜神情镇定，安静地听完所有会议上对他的批判发言，被带离会场时，说了一声：“菜刀李，我决饶不了你！”当时会场上无一杂音，连领导们也没有一句斥责的话。但是他和李明已经为那句不知轻重的话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紧接着，北京的警察来到了山东某市，由于周宝胜的情况，北京的警察很快查到了李明。结果，李明因为喊出的正义呼声，结果被以“反革命罪”判处有期徒刑15年！.....

监狱离市区大约40公里，每月都有一次家属探望日。原先隔离审查时周宝胜不能探望李明，常怀愧疚，他也不知道李明身在何处。后来知道李明到了监狱以后，无论烈日当空还是寒风呼啸、无论急风暴雨还是大雪纷飞，周宝胜一定会和李明的家属准时来探望他。李明被捕以后，周宝胜始终有一种犯罪的自责，认为尽管自己没有害他的故意，但至少是因为酒后失言导致了李明的入狱。

转眼到了1976年9月9日。在下午的那一刻，人人心里一定都不平静。李明他们在听到集中收听“重要广播”的通知后，立即作出了判断。毛主席逝世了。

那个天大的消息播出后，这一时期，李明内心十分紧张。如果中国发生动荡、内战的话，他们这些已经在监狱里的政治犯可能首先成为牺牲品。李明密切关注着形势的变化，但报纸上提供的信息十分有限。大约在10月3、4日，报纸报道了一次外事活动，张春桥、姚文元和王洪文等都没有出席。几天后，粉碎“四人帮”的消息传来，李明对自己的前途产生了新的期望。

1976年10月，“四人帮”被粉碎，它们罪恶的疯狂终于画下了句号！诗人在欢唱：驱散乌云，欢迎你，黎明，把忧伤与夜一起送走，

甜甜的微风轻拂，云雀在啁啾啾鸣，齐声向我的人民问候！1978年11月15日，历史终于揭去了虚假的尘封，向世人昭示了“四五”运动的真相。是日，新华社讯，中共北京市委宣布：1976年清明节，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，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，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；完全是出于对“四人帮”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深切痛恨，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。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，愤怒声讨“四人帮”，完全是革命行动。对于因悼念周总理，反对“四人帮”且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、恢复名誉。几乎与此同时，李明也被释放了。周宝胜也因工作关系调到了另一个城市工作。虽然，李明已原谅了他。但晓雪妈妈一想起最爱她的哥哥在监狱中的样子，心里还是很气愤他的所作所为。

晓雪和宁生听的呆住了。宁生低下头，情绪低落的说，“这件事我爸爸给我讲过，没想到是发生在阿姨您身上。当时我父亲确实是无意的。还请您原谅他。”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四章（3）

“那你和晓雪认识多久了？”晓雪妈妈冷冷地问。

我们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了。“晓雪在一边回答。

“是的，我们在刚进入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了，到现在彼此都有了很深的感情。”

“什么感情？你们现在不过是刚刚毕业，连经济基础都没有，谈什么感情？”晓雪的母亲似乎对他们刚刚毕业就谈及的感情很轻蔑。

“妈，我们已经了解了四年了，还不够了解吗？”晓雪连忙说道。

“你只是刚刚大学毕业的毕业生，你能给她什么？你的父母现在做什么呢？”晓雪的母亲并没有理会晓雪的回答，继续用一双审视的眼睛盯着宁生问。

“我是……”宁生一时语塞。她的语气里已经明显有了敌意，如果说了实话，肯定会激起强烈的反应。但宁生又不忍心说谎来欺骗眼前的两位长辈，靠这样的谎言来维持他和晓雪的感情。

宁生想了一会儿，开口说道：“叔叔阿姨，我的父母因为原单位破产了，他们都从原来的单位下岗了，现在他们又找到了工作，我父亲在一家电器商城工作。母亲在街道工作。”话一说出，晓雪顿时急忙的想要帮宁生解释，结果晓雪的母亲却站了起来：“原来这样，以你的经济实力你怎么把家支撑起来，你请回吧，我的女儿不会和你在一起的。另外周宝胜的儿子和我们家晓雪结婚我是坚决不同意的。我们两家是不可能成亲家的。”

“阿姨，您听我说，”宁生连忙站起来，晓雪也连忙站起来拉住她母亲。“我父母做什么的不要紧，关键是我爱您的女儿。我对您发誓，今生今世我一定会对晓雪好，我知道我现在没有经济能力，我也只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，但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给她幸福，让她有好的生活，

“说完了吗？说完就给我走！我不想再见到你”晓雪的妈妈很生气地甩开晓雪拉着她的手。

“阿姨，我会用我的生命去爱护晓雪的。我会拼命工作，一定会成功的！”宁生很诚恳的说道，眼睛有些湿润，他害怕不能和晓雪在一起。

妈求求您，答应我们吧，我相信他会一辈子爱我的。晓雪走上前拉住母亲，哽咽着请求母亲。

“发誓？你们现在所说的发誓不过就是一句话，能保证一辈子吗？等你将来受到伤害的时候，生活过不下去时，现在所说的誓言能给你什么。”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四章（4）

“妈，他不会的！”晓雪一边说，眼泪掉了下来，这时候的母亲的拒绝对于他们来说，都是很大的打击。

“你有什么信心那么肯定，他现在什么都给不了你，就凭誓言能让你们生活好吗？”

“阿姨，世界上任何人都代替不了晓雪，我会证明给您看，我会一辈子对她好，一辈子爱她！”宁生坚定的向晓雪母亲说出了爱情宣言。

“你的一句誓言，难道要让我拿我女儿一辈子的时间来作为赌注吗？你让我想起了你的那个爹。”晓雪妈妈不高兴的说。

宁生和晓雪的爱情之门就这样被关上了。这一刻，宁生的灵魂被击成了无数的碎片，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躯壳。宁生实在不明白，两家原来有这这么深的宿怨，简直匪夷所思。他想念他的晓雪，他那么深爱着的晓雪，就这样把他们分开，她会多么的痛苦。刚才在门外分明的听到了她的哭声，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，是不是还在哭。他们的爱情怎么会就这般的被她母亲的独断的思想给毁了呢。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五章（1）

忽然间，在晓雪家附近的湖边，一个人影进入了他的视野，他的心狂跳起来。他的晓雪，那肯定就是她的晓雪！他瞪大眼睛，加快脚步。紫色的带小碎花的连衣裙，美丽的裙摆在晨风中摇曳，那是她静静地站在湖边，那个背影看起来有些脆弱，真的是他想念的晓雪，！他急忙奔跑起来，心脏在剧烈跳动，心灵在风中飘舞，疯狂地跑到她的身后，伸手紧紧抱住她。天地间一切在旋转，只有他们的眼睛始终不离对方。

事实证明，他以前的想法太天真了，见到晓雪父母后所带来的结果是他怎么也没有料想到的。他被晓雪母亲赶出来的时候，他的脑袋里像是燃烧起一团烈焰，又像是脑子一片空白，对于刚发生过的事情似乎并没有接受。走在空荡荡的大街上，直到深夜，迎面吹来的夜风把他变成了一个摇摇晃晃的醉汉。可能是担心自己随时会摔倒在路上，于是靠在了路边的栏杆上。手在不停的颤抖，因为突然降临的打击太猛烈了，他已经庆幸自己没有就那么倒下去。

命运对他们太不公平了，他们的幸福不该成为父辈们的牺牲品。他应该挺身而出，他必须挺身而出，命运之神既然让他们在芸芸众生中相遇相爱，他不应该就此放弃，他要让她幸福，他不能让晓雪一个人伤心难过，他们明明是相爱的，怎么可以就这样放弃！

深夜里云遮月，这时候的天气，刮起风来竟然觉得那么冷，漆黑的湖面上不时有一两条鱼儿跃出水面，打破夜的寂静。偶尔有相依相偎的恋人从宁生身边走过，他们窃窃私语着心中的爱。多少次，他和晓雪也是这样轻声告诉对方心里的爱，紧握着对方的手，忘情享受属于他们的快乐和幸福。他们憧憬美好未来，他还想起那时候晓雪总是会拉着自己的手说：“周宁生，你这辈子必须得娶我，而且只能对我好，要永远在我的身边！”。那时候，宁生听见这些话，只是想这个傻丫头，他们当然会永远在一起。然而这一切就这样突然被打碎了，像

一场梦，一场短得揪心的梦，梦醒之后是满目凄凉。要是早知道会有今天这样的结果，他宁愿没有这场与她母亲的相见。夜风在拼命撕扯着美丽的叶子，纵横交错的树枝把夜空切割得像张破碎的网，偶尔从云中探出头来的月亮也被裂成了几块碎玉。

宁生失魂落魄回到家里，听着窗外的雨声，望着黑漆漆的夜，翻来覆去难以入眠，昏昏沉沉中和晓雪在一起的情景就像是电影画面般在他眼前闪动。宁生和晓雪在梦中相会了，梦中的她变成了一朵美丽的紫色的蝴蝶花，然而那花却在风中扶摇直上离他而去。恍惚间，他仿佛走进了沙漠。骄阳似火，沙海无垠，他不停的在艰难跋涉。那一朵在风中摇摆的花，如海市蜃楼，始终在他的眼前浮动。他筋疲力尽，走不动了，只好向前爬，他的身体被骄阳炙干了，变得越来越小，最后成了一颗沙粒，融进了浩瀚的沙滩。花没了，只有铺天盖地的黄风在天地间狂吼。他看见自己随风飘荡，追寻着属于他的花，追寻着他的梦，直到陷入无边的黑暗，在黑暗中坠落……坠落……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五章（2）

梦里的情景就像是真实画面一样，直击到他的心脏，在梦境里都能感觉到心脏的痛，他的眼角流着泪，却分不清楚梦境和现实。

“晓雪——”宁生大叫一声，突然惊醒。

睡在隔壁的母亲被他喊醒了，她走过来打开灯问：“宁生，你喊什么？”

“我没事，您去睡吧。”宁生有气无力地说。母亲看着他有些苍白的脸，也没再说什么，默默的关灯，转身出去了。窗外已经透进曙光，雨还在下。宁生感觉到口渴，浑身像火烧一般。他下了床，喝了一杯水，胸口还在觉得很闷。这时的他仿佛突然听到了晓雪的呼唤，他寻着心的呼唤走出家门。晨风夹着细雨迎面扑来，他打了一个机灵，燥热的感觉消退了许多，但依然感到浑身都没有力气。他不自觉的向晓雪家的方向走去。晨曦的薄雾朦胧的漂在空寂的路上，大地还在沉睡。他心中的呼唤越来越清晰，他强烈地预感到自己和晓雪将会在这一条寂寥的路途中相遇。

忽然间，在晓雪家附近的湖边，一个人影进入了他的视野，他的心狂跳起来。他的晓雪，那肯定就是她的晓雪！他瞪大眼睛，向前快走。紫色的带白色小碎花的连衣裙，美丽的裙摆在晨风中摇曳，那是她静静的站在湖边，那个背影看起来有些脆弱，真的是他想念的晓雪，！他急忙奔跑起来，心脏在剧烈跳动，心灵在风中飘舞，疯狂的跑到她的身后，伸手紧紧抱住她。天地间一切在旋转，只有他们的眼睛始终不离对方。

“我知道你会来的，我的耳边一整夜都在回响你的呼唤。你在叫我。”晓雪说着，她的泪流进宁生的嘴里，苦涩而甘甜。

“我也是，听到了你的呼唤，我就出来了。”他紧紧的抱着晓雪，狂吻他的爱人，他如此深爱的人，怎么能够分开。还记得他说过会紧紧的抱着她，将她完全的抱在怀中。

一直一直，晓雪都在哭泣，她的眼泪不停地掉下来，滴在宁生的脸上，颈上，宁生觉得很痛，深深的痛在心里。

雨渐渐停了，湖面上飘着雾气，微微晃动的波浪把他们的心摇醉了，也摇碎了。相见的激情消退后，他们不约而同地陷入沉默。一群野鸭从天而降，在一片片美丽的荷花中嬉戏。

“宁生，如果我们命中注定要分手的话，你会恨我吗？”晓雪娇小的身体依偎在宁生的怀里问道。

“不，我们不会分手的，决不！”宁生的回答斩钉截铁，他不能忍受没有晓雪的日子。失去了晓雪，他的人生就会像在沙漠里行走，所有的快乐对他来说都显得微不足道。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五章（3）

“我们如果不分手，我妈妈是不会善罢甘休的，以后还会有更多的事情，她心里的怨恨太多，是不会同意我们的。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的父辈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恩恩怨怨，我们的生活这样错综复杂，可我没有办法摆脱。母亲也是为了我好，也许她只是希望我能和一个给我花不完的钱，给我奢华光鲜生活的人结婚，她认为这样我才会幸福，却并没有想过我需要什么样的生活才会感到幸福。可是，我却不忍伤她的心，那天你走后，我跟她吵，我想要跟着你走，再也不回家了，可是看见妈妈被气的血压高出许多，晕倒了。我才知道，原来妈妈再怎么坚强，对我，她始终是妈妈，她也有软弱的时候，看见她被气成那样，我真的很内疚，很自责。”

晓雪的一番话让宁生昏热的头脑清醒了许多。他承认他爱晓雪，但不能爱到连她母亲的身体都不顾的地步。她母亲一定要用自己的方式来为女儿谋得幸福，做女儿的又怎能躲得开？不知哪位过来人说过，爱不能太自私，有的时候爱就意味着放弃。难道说，这位过来人的悲剧要他们之间重演吗？放弃晓雪？想一想都觉得胸口像刀割般疼痛。不放弃？如果晓雪的母亲真的为了女儿伤心欲绝，病倒在他们的面前，那他们将要承受一生的自责和内疚。爱而不能又不能不爱，这种感觉就像是心如刀绞痛。

“宁生，我真的很喜欢你，我想要和你在一起，和你在一起的时间里，你给了我太多太多，那么多年你一直给我太多的爱，这些对我这一生来说已经足够了。不管以后怎样，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爱。”

“别说了！晓雪，别再说了。求你！”宁生紧紧的抱住了晓雪，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呻吟使他不能自己。

“宁生，我爱你。我想用我的生命换你的爱，把我的一切都给你！”晓雪的眼泪滴下落在宁生的脖子上，很烫，让他的心很疼，撕心裂肺的疼。

晓雪的眼泪不停止，宁生看着她的眼泪，心就像被无数的针扎一样，疼的难以忍受。他不希望心爱的人那么难过，他想不如这样分开算了，也许她就不用那么左右为难，可是他始终都说不出口，他不舍得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晓雪的嘴唇紧紧的吻上了他的嘴唇。

“晓雪，我们再努力好吗？不要那么轻易的放弃！”他不只是心疼，也有跟晓雪一样的害怕分离。害怕晓雪像雪花一样飘走。那样他将不知道自己今后会怎么生活下去。

“嗯！”晓雪将宁生抱紧，两个人相拥在一起。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五章（4）

两个人一直相偎的坐在一起，像是有说不完的话，就那么紧紧不愿分开的依偎在一起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太阳了，时间对于他们来说，显得太过短暂，他们还有太多的话没有说完，却已然要分开了。

“晓雪，我送你回家吧！今天还有许多事情要做。”宁生轻捧她的脸，看见她脸上的泪痕，那泪痕看起来那么深刻，让人心酸。

“可是，我想和你在一起，我不想和你分开。我怕回去了，就没有机会再见到你！”晓雪紧紧的抱住宁生。

“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努力工作，有能力给你一切，证明给你妈妈看！”

这一天，宁生将晓雪送回了家，离开前，他看见晓雪多么不舍的眼神，他难过，却只能默默的转身离开，他发誓一定要干出一番成就，给她最好的生活，那样他们就可以在一起了。

从那一天回来后，他们没有见面，有的时候晓雪趁妈妈不注意给他发个信息，“宁生，我想你了，我好想见到你！”宁生总是会安抚她，他说一定会很快见到的。宁生很快的找到了工作，并且很努力的工作起来。

这天美美告诉宁生，晓雪最近身体和情绪都不太好，美美是晓雪他们的大学同学，和晓雪关系最好，而且两家父母的关系也很好。他也非常信任她。美美，矮矮的个儿，一头短发，白白的，清秀小巧，活泼可爱。美美在上午和下午打了两个电话，她在电话里告诉宁生，晓雪情绪最近一直不太好，上次她妈妈病了以后，没有再吵架，她母亲给她安排了工作，但她总把自己关在家里，不出门，也不工作。她说晓雪可能是生病了。宁生请她代他先去看看晓雪，如果有空，就多去陪陪她，陪她说说话，她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宁生的请求。最后她说，你要快点来看她哟，要好好疼爱晓雪，不要轻易的放弃。宁生告诉她，我不会辜负晓雪的，自己会坚持到底的。

宁生本想约晓雪在她家附近的湖边见面，他急于想知道晓雪的情况。那么久没有见到晓雪，她的情况对于他来说就是天大的事。但想到她的身体欠佳，自己想去她家看她，又怕她妈在家反而又给她添烦恼，不利于她养病。他本想第二天再约晓雪见面。可是，临下班前，公司经理突然通知他，要他第二天陪他到江市出差和客户谈判。对于他来说，这是个很好的机会，也能够发挥他的能力。要是在此之前，他会求之不得的马上答应。一直以来，江市的发展十分迅速，而且这次的谈判是个大项目，如果成功的话，对他的事业将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。但他跟经理说不想去。现在晓雪是他的一切。她现在的情况自己还不知道，哪儿有心思搞什么谈判。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五章（5）

于是，宁生向经理建议把好机会让给别人，说自己还年轻，将来肯定有机会去江东市的。但经理不同意，一定要他去。宁生只好点头答应。他信奉那句话，两情若是长久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自己从晓雪身边暂时消失，可以麻痹她的母亲，以为他们真的就此分手了。等他从江东市回来，便会卷土重来。他打电话给美美，想托她转告晓雪他要到江东市出差做生意谈判的事，但那边电话却没人接。他只好给晓雪发了个短信告诉她。

宁生和经理坐在飞机上。机窗外的云海再美他已无心观赏，现在满脑子里都是晓雪，他在心里暗暗的感叹：江晓雪。你知道吗？在与你分开的这几个日夜里我有多么的想念你，心中的思念已经汇成一条深深的幽泉，对你的情意便是那汨汨的泉水，细细的，延绵不绝地从心底涌出。那细细的泉水既似甘露灌溉着我的心田，又似连绵的月下老人的红丝线，紧的绑着我们俩的心，绑着我们俩的思念。

看着窗外的白云，宁生看到的却并不是那白云的美丽，而是宁生和晓雪相识相爱的每一个画面宁生闭上眼睛，心里默默祈祷：晓雪，我会更加懂得珍惜眼前，晓雪你知道吗？那天梦中梦见的紫色蝴蝶花就是你，而我就是那个在沙漠跋涉的人。我们是为彼此而存在的。

我们一定要有快乐的，用美丽色彩勾勒出的幸福。是让人看了为之羡慕的幸福。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六章（1）

“我不认识你，你走！”她声嘶力竭地喊道。

宁生完全糊涂了。不是她不认识自己，而是自己不认识她了。这怎么可能是晓雪呢？也许有个和她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坐在这里冒充她。他的晓雪不可能用这种方式来迎接他。从她嘴里吐出是冰冷刺骨的寒风，寒风使一朵娇艳欲滴的美丽的蝴蝶花变成了一柄锋利的利剑，刺穿了他的胸膛。

宁生无法接受这个现实，明明是晓雪，可又不是晓雪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宁生把花扔在桌子上，使劲摇晃着她问：“晓雪，你怎么了？你看清楚了，是我，我是周宁生。”

“周宁生，我告诉你，一切都结束了！”她低着头咬着牙说

江东市之行让宁生暂时忘记了不愉快的事，紧张的工作使他一下飞机就马上投入工作中。放下对晓雪的思念，全力以赴的用工作来充实填补自己。谈判还是有很大的压力的，通过他们的聪明智慧不断地加强和各方面的沟通，再加上经理老道的经验。谈判还是蛮成功的，对江东市的各个合作单位，通过参观、考察、他们对江东市的商品经济发展留下了深刻印象，也的确取得了很好的业绩。有关谈判的各种资料，数据，谈判总结，在谈判结束的当天晚上，他就写完交给经理了。经理第二天一早见到宁生，高兴地拍拍他的肩膀，说了句让他心里踏实的话：“到底是名校的高才生，能力不错，办事效率很高。好好干，有前途。”

接下来他们在江东市游览了一下，这座靠海的城市，天空是这样的蓝，江东市的市容，比起北方来说，看起来干净许多，在这个完全陌生的城市里，他们感到很轻松。他们信步来到车站广场，强烈的城市面貌那么突出，城市的一切都直接映入眼中，美丽的风景，还有典型的南方人的娇小特征。各种精美的小吃。突然，一个女人尖叫着追赶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包的强盗，行人对迎面跑来的强盗纷纷避让。几

个胳膊上刺着青花的彪形大汉，正在殴打一个小个子，小个子就在离他们不超过10米的地方口吐鲜血一头栽倒，几个大汉扬长而去。他注意到他们都穿着一水的黑色的T恤衫，头发都像菠萝一样立在头顶，而脚丫子像马蹄子一般套在耐克旅游鞋里。

看到的这些情景是他们所没有想到的。传说中的美丽的江南名城竟以如此的面目展现在他面前，这是他始料不及的。下飞机前的憧憬、向往和激动，在这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对眼前的一切产生了恐惧和疑惑，“这怎么能是江市呢？”他心里默问。江市曾经在自己心里的印象，是盛产才子佳人的地方。刚才看到的场景把他的看法否定了。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六章（2）

江东市的商品经济的确发达，这不仅表现在满街的商店、地摊所销售的舶来品上，也不仅表现在夜晚的灯红酒绿、歌舞升平上，让宁生震惊的是江东人的商品意识。这里的人好像人人在作买卖。也许江东人具有超前发达的商品意识，所以才不会把时间花在整理市容上，也不会搭理在街头闹事的三教九流，他们唯一关心的是自己的钱包。商品意识的不同让宁生感到社会发展之快。地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。看来自己的思想也要调整一下了。

在离开江东的前一天下午，经理叫上宁生陪他去逛街。心宽体胖的经理不仅在商场上志得意满，而且是个有口皆碑的顾家的新好男人。他要送给夫人一条项链，要时髦高档的。江东市的金价虽说不便宜，但是大品牌比较多，样子都是最新潮的，选择性也比较大。宁生的心猛地一动，为什么自己不给晓雪买一个戒指呢？只要把戒指戴到她的手指上，那她会多高兴呀。他从皮包里拿出5000块钱装进后裤兜，决定用这笔钱换来能套住他们爱情的戒指。他们逛了一家又一家商店，经理终于选中了一条镶着心型水晶坠的项链。

宁生自己也选好一个香港最新款式的戒指。他想，它戴在晓雪修长白皙的手指上，一定会和她高雅的气质相配，为她增加不少迷人的风韵呢，那个小傻瓜一定会高兴的哭起来。服务小姐一边夸赞宁生的眼力，一边将戒指用精美的盒子包装起来。他左手接过服务小姐写好的交钱的单子，右手掏后裤兜的钱。没料到，他的右手一下子掏空了，顿时惊出一身冷汗，回头一看，后裤兜被从底下划开一道口子，兜里的钱早已不翼而飞了。

“我的钱呢？怎么可能？”他看着穿兜而过的手指头，迷惑不解地问经理和服务小姐。

“不奇怪，这是常有的事。”服务小姐见怪不怪，把包好的戒指收了回去。

“我怎么一点感觉没有？经理，我一直跟着您，裤子怎么被划开了？”

“小周，你还太年轻。钱要装在上衣里面的兜里。你看我老低着头走路，实际上我是在看着自己的钱呢。”经理告诉了他曾经的经验。

戒指买不成了。5000块钱，丢钱心疼是一回事，无法把他选中的戒指套在晓雪的手指上，让他的心比丢钱更难受。宁生狼狈地离开了商店，心情被搞得极为恶劣，直到回到家才有所好转。因为自己马上可以见到晓雪了，和晓雪已经分别半月之久，下了飞机，当汽车驶过高大的古代遗址的城楼大门时，他的心跳突然加速了。在江市时，因为他太忙了，宁生给晓雪打了5次电话，有两次是空声，电话拿起来后没有人说话，“喂”了几声后，对方就把电话挂上了，有三次是她妈妈接的，她每次都说晓雪不在。得不到晓雪的音讯，只能和她在梦中相会，每夜都会在梦里见到她。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六章（3）

“有一个女孩子天天打电话，问你什么时候回来，是你的女朋友吧？”宁生刚回来，办公室主任就告诉了他这个天大的喜讯。不用猜，电话肯定是晓雪打的，而且一定是她避开母亲给他打的。在江东市时，他们谈判时是要关掉手机的，晓雪只好打到公司来了。

为了给晓雪一个惊喜，他没有给晓雪打电话，离下班还有一个小时，宁生就溜出了办公室，在花店买了一束玫瑰花，直奔晓雪的公司。鲜花比戒指更浪漫，先送花，后送戒指，这是爱情程序。

一路上，宁生都沉浸在和晓雪久别相聚的期待中，满脑子全是晓雪灿烂的微笑。自从那分别后他在心里对晓雪诉说了许多话，更坚定了自己对晓雪的爱。这一生只希望能和她在一起，他的心里已容不下任何人。行走在马路上的滚滚人流中，他仿佛走在春光明媚的原野，手中的玫瑰花变成了一望无际的花海，从花蕊中飘散出来的清香使他醉入爱乡。他设想着自己突然出现在晓雪面前时的情形，是握手、拥抱。还是狂吻。这次他不敢保证自己能控制住已在体内翻江倒海的冲动，在长久的分别之后，无论怎么狂吻都不为过。他和晓雪心灵相通，她见到久别的爱人，同样会产生巨大冲动。如果她的办公室有人也不怕，即使她妈妈在他也不怕，他们的相拥等于是向世人宣布一条爱情法则，纯真的爱情是不可战胜的！

也许是宁生一直在想着晓雪脸上的灿烂微笑，脸上的表情恍恍惚惚一会儿微笑一会沉思。

猛地见到晓雪后，她的异常反应搞得他茫然不知所措。晓雪在她母亲的公司做项目经理，负责项目管理。屋里就她一个人，别人不在，可能是下班走了。她见到宁生后，把脸迅速扭到一边，冷冰冰地问：“你来干吗？”

“晓雪，给，送你的！”宁生的情绪仍处在亢奋状态，把手里的花送到她面前。走上前想要拥抱她。

“你走，你走！”她没接花，而是站起来使劲向外推宁生。

“晓雪，你怎么了，我是宁生，周宁生！”宁生站住不动，不知所措的抓住她的手说。

“我不认识你，你走！”她声嘶力竭地喊道。

宁生完全糊涂了。不是她不认识自己，而是自己不认识她了。这怎么可能是晓雪呢？也许有个和她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坐在这里冒充她。他的晓雪不可能用这种方式来迎接他。从她嘴里吐出是冰冷刺骨的寒风，寒风使一朵娇艳欲滴的美丽的蝴蝶花变成了一柄锋利的利剑，刺穿了他的胸膛。

宁生无法接受这个现实，明明是晓雪，可又不是晓雪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宁生把花扔在桌子上，使劲摇晃着她问：“晓雪，你怎么了？你看清楚了，是我，我是周宁生。”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六章（4）

“周宁生，我告诉你，一切都结束了！”她低着头咬着牙说。

“不可能！”宁生大声吼道。“我们的爱情不会结束，也不可能结束。晓雪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在干什么吗？你在杀人啊，你想把我们俩都杀死吗？”

晓雪抬起头，两颗泪珠滚落下来。她脸色苍白，她明显地瘦了，原来油黑发亮的一头长发也失去了光泽，本来就娇小的身子此时单薄得像一片树叶，似乎会随风而去。宁生的心在痛，在流血，天啊，这些天来她是经历了怎样的折磨才变成了如此模样。

眼泪是女人的感情闸门，一旦开启，就会汹涌澎湃。她趴在宁生的胸前，抖动着肩膀，任泪水长流。夜色在她的哭声中慢慢降临了，宁生搂着晓雪，心中有千言万语却一句说不出来。晓雪的泪水浸透了他胸前的衣裳，化作利箭射进他的心脏，令他痛若不堪。

许久，晓雪扬起泪水盈盈的眼睛，长叹一口气，离开了宁生的怀抱，坐回自己的办公桌前，用双手捧着脸，幽幽地说：“宁生，我们分手吧。太痛苦了，我受不了了！”

“不！”宁生挥动右拳大声发誓。“只要我们的爱还在，我们就不能分开。”

“别说了，我求求你别说了！我要维护这个家，我要照顾我的母亲。我不可能和母亲断绝关系，她也不可能接受你。与其一世痛苦，不如煎熬一时。我认命，和你有过一场轰轰烈烈的爱，对我的一生来说已经足够了。以后我只想平平淡淡地生活，嫁鸡嫁狗无所谓。”

“你在胡说什么？你怎么就这样随便放弃自己的幸福呢？”“我何尝不渴望拥有一生的幸福呢？我没办法，真的没办法。选择母亲，肯定要放弃你；选择你，我就要背叛母亲，而且可能会要了她的命。我无路可走，却又不得不走。”

“我们一起向前走，无论多么艰难，我们一定坚持下去。”

“宁生，你就当我是个坏女人吧，是我抛弃了你，求求你放我走，我会永远记住你的爱。”晓雪将头埋了下去，泪如泉涌。

面对晓雪的乞求，他不得不接受，当他的爱只能给她带来痛苦的时候，他只能选择后退。一刹那间，宁生仿佛觉得他们置身在冰河上，脚下的冰块裂开了，他们站在各自的冰块上，被刺骨的寒风越吹越远。冰河滔滔，只有把祝福送给对方了。

这天晚上宁生醉了，醉倒在晓雪家附近的小湖边。

宁生和晓雪就这样分手了。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七章（1）

晓雪找到了她母亲认可的丈夫，不管是不是她的真爱，她要成为她丈夫的女人了。这一刻宁生才突然意识到她真的不属于自己了，她的幸福，她的爱，还有她的痛，从此都和自己无关了。他哭了，作为一个男人，面对失败的恋情，流下了一年多来一直强迫自己强忍住而未曾流过的眼泪。

那天的见面，对宁生的打击很大，他理解晓雪的处境。一个柔弱的女孩，这只能是她唯一的选择，他一点儿也不怪她。只是自己太无能了。

他思念晓雪，思念的痛苦能把人的心撕碎。他常常在心里说：小傻瓜，我只有祝福你，深深地祝福你，才能把我的泪水止住，才能让我在无眠的长夜抑制住对你的呼唤。和晓雪分手后宁生的确变了很多，他的一切创作基本陷于停顿状态，把业余时间都用在读书上和上网，杂文，小说，报纸，杂志，实际上，读的是什么，他一点印象也没有，他曾经满是新创意的心田变成了寸草不生的焦土，那不安分的灵魂像头饿狼在这片焦土上游荡。唯一感到万分庆幸的是，他的神经系统还比较坚强，在一次次地被歇斯底里的绝望打倒之后，还能站起来。

在晓雪和宁生分手1年左右的时候，一个普通的日子，宁生收到晓雪发来的短信。晓雪要来见他。分手后，他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。虽然宁生心头的创伤已结了疤，但猛地见到晓雪的短信，仍然感到了强烈震撼，像被人猛击一拳，胸口隐隐作痛。在看信前，他不得不把头抵在办公桌上平息感情的潮水。这一年来，他的心就如一棵无根的浮萍，在时起时伏的情潮中漂浮不定。

门被推开了，宁生抬起头，发现办公室已空无一人，门口站着晓雪。外面已是夜幕降临。

“再吻吻我吧，”晓雪乞求道。

宁生摇摇头。他不能让她带着自己的热吻开始婚姻生活。这对她对自己都不公平。如果说他们之间的爱情没能在一年前结束，那么今天它已经被宁生封在心底了。他想在他们的情感历程上，应该有一道不可逾越的分水岭。

晓雪远没有宁生冷静，她像发了疯一样狂吻他的脸，伏在宁生的肩上，咬着他的肉，撕心裂肺地哭着。宁生让她躺在怀里平息感情的潮水。她的哭声渐渐止住了，像个熟睡的婴儿一动不动。月光下的她仿佛是一朵睡莲，散发着幽幽的清香，她依然这么可爱，依然这么让人心痛。在他冰封的心海下，宁生感到心潮又开始涌动起来，坚冰发出咯咯的爆裂声，震得他浑身不住地抖动。

终于，宁生还是爆发了心里一年的压抑，他不知道原来自己是那么爱她，一年前的那场分离已经让他痛苦不堪，本以为已经愈合的伤口，却在今晚彻底的爆发了。他们不约而同的走向街对面的酒店。他看着眼前这个深爱的女人，他的冲动，他的埋葬在心底的爱情，今后将要在心底永远封存了吗？他们拥抱，亲吻，疯狂，激情，最后晓雪还是将自己给了宁生。他们不知疲倦的爱在一起，绝望，幸福，痛苦，欢乐，反反复复的在他们之间碰撞。激情过后，对于宁生来说，有些悔恨，和更加强烈的心痛。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七章（2）

天快要亮了，两个人躺在一起，却只是沉默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晓雪睁开眼睛问。

“没事，你睡吧。”

“我没有睡，我在想我们的过去。多么浪漫的岁月，就像在梦里一样。”

“现在梦醒了，你需要好好去过你未来的日子。”

“随波逐流，随遇而安吧。”她翻身坐起，把双手搭在宁生的肩膀上说，“我要是实在熬不下去了，就找你去。”

“不行。我们今天分手之后，就永远不要见面了。”宁生不想让她带着他们的情爱后遗症去面对未来的生活。虽然他相信，今后不管什么时候，也不管他们彼此是否有家，再见面肯定会轰轰烈烈，但是这样做太危险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种游戏千万不能做，想都不要想。他让晓雪坐好，庄严地说道：“你结婚后，我决不会打搅你的生活。这是我对你的承诺。”

晓雪傻了一般看着宁生，“难道你是害怕我用今天的事情影响你今后的生活吗？我不需要你负责任。”晓雪突然站起身来，捂着脸跑了，消失在黎明来临的朦胧中。就这样，晓雪带着宁生的庄严承诺和他的体温，离开了他的生活轨迹，消失在茫茫的人海中。

一天晓雪的短信告诉了宁生一件事：她快要结婚了，她终于结婚了！他以为对于眼前的这个结果，他应该早已经有心理准备了，而如今真正面对的时候，宁生眼前一黑，心在痛苦地抽搐，是遭到致命一击后的抽搐。忽然，抽搐停止了，四周是夜的黑暗和坟墓般的寂静。晓雪找到了她母亲认可的丈夫，不管是不是她的真爱，她要成为她丈夫的女人了。这一刻宁生才突然意识到她真的不属于自己了，她的幸福，她的爱，还有她的痛，从此都和自己无关了。他哭了，作为一个

男人，面对失败的恋情，流下了一年以来一直强迫自己强忍住而未曾流过的眼泪。

晓雪结婚的时候宁生没去。她的邀请是礼节性的，他们彼此都清楚，何况她的母亲并不希望看到宁生的出现。她结婚的那天正好是星期天，宁生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，一个人对着空空的办公室发呆，他想安慰自己，一切都已经结束了，晓雪已找到幸福的归宿，作为她昔日的恋人，自己应该高兴才对。但是，这种自欺欺人的安慰，对于他那颗焚烧的心来说，丝毫不起作用。他是个有健全理智的人，知道心爱的人不可挽回地永远属于了别人，不可能高兴起来。痛苦、悲伤、绝望，像绳索一样套在了他的脖子上，越勒越紧，强烈的窒息感挤压着他的灵魂。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七章（3）

因为对晓雪付出的情感太多太重，使宁生对交女朋友一事变得玩世不恭起来，认为可有可无，还染上了抽烟喝酒打麻将的嗜好。平时也不修边幅，做什么都打不起精神来，经常把自己的形象搞得乱糟糟的。连宁生公司的经理都不止一次地提醒他，要注意个人卫生，不要影响到整个公司的形象。周围的热心人不断地把高矮胖瘦黑白美丑不一的姑娘带来，虽然他头上有名校、高才生，人长的帅等光环，但是因为宁生的玩世不恭，她们都在和他见第二次面之前消失了。

宁生的哥哥也终于找到了对象，是个设计院的工程师，虽然不是很漂亮，个子也偏矮。但看上去还是满有儒雅气质的。哥哥结婚后，解决宁生的个人问题就成了全家的头等大事。母亲头上的白发越来越多，宁生不忍心再让她为自己操心，决定无论如何要在30岁之前把老婆娶回家。父母对自己和晓雪分手感到非常遗憾，尤其是母亲，经常问他们分手的原因，宁生没有告诉他们自己和晓雪分手的真正原因，只说交往时间太久了，觉得彼此都不合适，只好分手了事。母亲很喜欢晓雪，说谁娶了她是谁上辈子修来的福分。晓雪不仅漂亮，而且乖巧、讨人喜欢，只要一到宁生家就抢着要帮忙干活，找不到活儿干的时候，就陪宁生母亲聊天，使慈眉善目的母亲感到天上掉下来个好闺女。

这时，一位其他公司的张姓经理和宁生谈一个项目。宁生和这位姓张的经理算得上是熟人，他很看好宁生在进公司以来的各种业绩，一直想让宁生到自己的公司工作，一来二去就熟了。要签合同的那天晚上宁生请他吃饭，他把老婆也带来了。席间谈到了宁生的个人问题，宁生承认自己还是个没有着落的王老五。他老婆是个热心人，说她娘家有个挺不错的邻居还没搞上对象，在一所大学里当资料员。张经理凑热闹，建议宁生去见见面，万一谈得来，就是双喜临门了。一

是宁生现在和他的公司又有了新的合同，二是宁生的王老五单身生活马上就要结束了。

张经理的老婆是个说干就干的利落人，第二天晚上就把她的邻居约到了她家。张经理打电话通知宁生，晚上到他家吃饭，同时相对象。宁生吃了一惊，因为他觉得自己不太注意外表，头发、胡子太长，都不适合去相对象，想改天再说。张经理说要的就是本色，原汁原味比什么都强。是真名士自风流。人家如此热心，他也只好硬着头皮去赴约了。

宁生刚一进张经理的门，“丁华”宁生对眼前出现的人惊呆了。这不是那个上大学时天天追在他身后的丁华吗。丁华还是和在学校一样，扎一条长长的马尾，高高的个子，皮肤白白的，圆圆的黑眼睛，很秀丽，除了稍稍发胖了一点外，看上去真是越来越好看了。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七章（4）

“周宁生”丁华兴奋地高叫。她深情地望住他，这就是她日思夜想的宁生呀。丁华觉得自己的灵魂已出窍了。她早就委托邻居大姐办的事今天终于成功了。她觉得自己简直就像在梦里一样。

宁生问她之所以到了这般年岁为何还是单身，是否太挑剔了。像她这样一个要个子有个子，要模样有模样的姑娘，要不是太挑剔，早该名花有主了。她给宁生一个娇嗔的笑。低下头轻轻说，难道你还不知道我在等谁吗？宁生心里大受感动，但只是感动，并没有晓雪带给他的那种来自异性的强烈冲击。在张经理和他老婆的倡议下，宁生和丁华一起包的饺子，宁生注意到她包饺子的动作极为麻利，看得出她在干家务方面应该很出色。

这一晚，四个人在张经理家一起吃的晚饭，吃的很高兴，气氛很热烈。张经理和他老婆时不时的拿他们两个开玩笑，说他们很般配，可是，宁生只是笑笑，不说话。丁华却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，幸福的笑容一直挂在脸上。宁生的心里想起，曾经的那时他和晓雪是全校让人羡慕的情侣，那时候是他们是多么的风光，而今已经没有了那时候的感觉。让他顿生感慨。

第二天下午，张经理打来电话，说丁华兴奋地一夜没睡，半夜两点还给他老婆打电话搅得他也没睡好。他让宁生珍惜丁华的感情。现在这样的女孩不多见了。丁华的态度感动了宁生，在她前面至少有10个姑娘主动放弃了和他第二次见面的机会，难得她积极主动。就这样，宁生和丁华确定了恋爱关系。

秋天来了，丁华织了一件毛衣送给宁生。毛衣织得很厚，是V字领的，宁生母亲笑眯眯地评价丁华说，是个会过日子的人。过日子不需要浪漫，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柴米油盐。宁生和丁华不谈创意，不谈工作，她似乎对这些也不感兴趣。她常去宁生家找活儿干，刷碗扫地洗衣服，凡是她能干的，都以最快的速度干净利索地干完，然后就坐

在沙发上边看电视。边看着宁生的一举一动。宁生奇怪地问她为什么总看着他。她说是一直以来她就爱慕他，朝思暮想能和他在一起。现在终于能和他在一起了。她要牢牢的看着他。她就是她的一切。宁生觉得她简直就是不可理喻的人，简直是在浪费生命。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。别人的生活怎么能是你的一切呢？难道你自己没有自己的思想和生活吗？把宝贵的生命一分一秒地耗在无谓的事中，真是太可惜了。

宁生总是劝她把多看看书，把课本捡起来，多充充电。现在社会上竞争这么激烈。我们的一切也要与时俱进。丁华却说有宁生一个读书人就行了，都读书，家里的活儿谁干？宁生一听也有道理。宁生又恢复了他的设计创作。时间对他来说极为宝贵，他不可能丢下设计去干家务活儿。她如果能把家料理好了，自己腾出精力来一门心思搞设计创作，应该说是一件好事。在设计场上，有不少有名的设计师的夫人是家庭妇女，她们用毕生精力来照顾丈夫，使她们的丈夫安心的做好设计，而且有足够的时间用来想设计灵感。丁华虽然不是家庭妇女，但肯完全承担家务劳动，这一点也是很伟大的。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七章（5）

在宁生和丁华交往的半年中，丁华几乎天天都在提结婚的事儿。宁生虽然知道这是早晚的事，但是从心理上还没有做好准备。丁华始终像个影子一样在他周围飘来飘去，而没有进入他的内心深处。见她烦，不见她不想。有时宁生自己也扪心自问，难道此生就和这个女人生活一辈子了？答案不置可否。宁生想过上一年半载再说。见宁生对于她的提议没有做出积极反应，丁华把进攻的对象转向了宁生的母亲。老人想尽快让宁生有个家，早抱孙子，这样他们老两口的心里就踏实了。丁华的想法和老人不谋而合。所以老人时不常地提起他们的婚事，说差不多就把结婚证领了得了。

宁生的哥哥却不赞成宁生娶丁华为妻。他看出来他们之间的不和谐，哥哥认定宁生将来会有大出息的，不能太着急，找个只会煮饭的不行。而丁华在价值取向上和宁生是不同的。他说宁生和丁华没有共同语言，缺乏感情基础，将来肯定会闹矛盾的。丁华现在看不出有多大毛病，一旦结婚成家，就不一样了。两人要天天在一起，就怕他们的生活取向不同。时间长了，矛盾就不可避免了。另外丁华和晓雪的气质比差得太远，宁生不一定能把她放在心上。

父亲没有表态，他说这是宁生自己的事，让宁生自己拿主意。好了就好过，不好了就自己受罪，家里不管那么多。父亲平时就很少语，和母亲结婚那么多年，两个人都是相濡以沫，家里没有吵架声，任何时候都很温馨。他对宁生哥哥的观点不完全赞同，他反驳说现在晓雪结婚了，宁生再怎么想她也没有用了。还是踏踏实实的过自己的日子吧。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八章（1）

男人最大的本事就是坐怀不乱。如果具备这种定力，人间肯定会减少无数悲剧。而宁生也许就缺乏这种定力，面对丁华的裸体，生理冲动占了上风，从而决定了他们的婚期，并导致了漫长而痛苦的婚姻生活。宁生并不知道这件事情会让他以后的生活痛苦不堪，他也没想到他一时的妥协，却变成了将来无穷无尽的痛苦。

丁华的家庭极为普通，她的父母都在东北的一个小县城工作。一个是超市的售货员，一个是风里来雨里去的邮递员。丁华大学毕业后，在这个城市的一所民办大学里的图书馆当资料员。她舅妈和张经理住隔壁，丁华就住在她舅妈家。所以，宁生的情况她一直都通过张经理老婆获得。宁生和丁华回了一次她家。她家的住房条件和宁生家有些差距，两间平房，还有一间自建的厨房，她家里人希望她早点嫁出去，毕竟女孩大了还是早点嫁人的好。何况她又在另一个城市。结婚了家里人就放心了。他们急可宁生不急，他需要在她身上找到感觉。可有可无的感觉不应该是恋人和婚姻的感觉。如果有一点点和晓雪在一起的那种甜美醉人的感觉，哪怕只有十分之一也行。但是没有，在宁生的潜意识里，她是个女人，将来有可能成为自己的妻子，仅此而已。没有冲动，没有非她不可的渴望。一晃又是几个月过去了，这时要不是发生了一件事，宁生和丁华的婚期也许还会遥遥无期地拖下去。

男人最大的本事就是坐怀不乱。如果具备这种定力，人间肯定会减少无数悲剧。而宁生也许就缺乏这种定力，面对丁华的裸体，生理冲动占了上风，从而决定了他们的婚期，并导致了漫长而痛苦的婚姻生活。宁生并不知道这件事情会让他以后的生活痛苦不堪，他也没想到他一时的妥协，却变成了将来无穷无尽的痛苦。

事情发生在宁生哥哥去出差的一个星期天。哥哥和嫂子是一对很有生活情趣的人。哥哥去南方出差，嫂子利用自己的带薪休假和他一

起去了。哥哥把他家的钥匙给了宁生，让他抽时间给他家养的花儿浇水。哥哥是个热爱生活的人，把自己的小家布置得温馨且浪漫，在他的阳台上，摆满了花，房间的各处也几乎到处是绿色。宁生那天是和丁华一起去的。

这套房子的暖气很热，在数九寒冬屋里就像炎炎夏日。他们进屋后脱去外衣，就忙着给大小几十盆花草浇水，不一会儿宁生就干得满头大汗了，只好把毛衣也脱了。浇完花后，宁生就想走，丁华拦住他说：“瞧你出了一身汗，现在出去非感冒不可，不如洗个澡再走吧。”

宁生出了一身汗，被她一提醒，顿时觉得浑身痒得难受。卫生间里装着热水器，洗澡很方便。宁生没有多想，就开始脱衣服，脱裤子的时候，意识到了丁华的存在，犹豫着脱还是不脱。他们交往快一年了，在身体上的接触还停留在拥抱和接吻上。在这方面她没有丝毫的主动精神，总是显得很羞涩。这种羞涩让宁生把它当成是一种古老的美德，为了让这种美德保持下去，他没有让他们之间的身体接触深入下去。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八章（2）

“我到那屋去，”她说着站起身走了。

宁生进了卫生间才脱去短裤，打开热水器，痛快地洗了起来。从喷头下射出的热水打在身上，发出哗哗的声响，使他丝毫没有听到卫生间开门的声音。当丁华抱住他的时候，他吓了一跳，但为时已晚，他面对的是赤身裸体的丁华。

“你怎么进来了？”宁生吃惊地问。

“就许你洗，不许我洗？”她问，脸上没有任何羞涩，口气里是理所当然。

“可是，我们……我们怎么能在一起洗？”倒是宁生说话不太利落了。

“怎么不能？我给我老公洗澡，谁能说什么？再说，这屋里只有咱俩，有谁知道？”她说话的口气，让宁生觉得不知所措，与她过去的样子有太多的差别。

宁生面对丁华的裸体，不能不引起生理反应。她身材苗条，大腿修长，一头散开的长发在白皙的身上晃来荡去，别有一番妩媚。她把长发甩到胸前，然后抓起来饶在宁生脖子上，对着他的眼睛说：“你不是总想亲我吗？今天我让你亲个够，不亲都不行。”说话的时候一直向宁生靠近。

在她的行为下，宁生的大脑停止了思维，来自生理的冲动像头饿狼蹿了出来。宁生毕竟是个年纪轻轻的男人，他亲眼看见眼前的情景，如果不动心，自己都觉得不正常了。而且屋子里只有他们两个人，这种情况，是个有正常生理的人都无法控制的了的。

宁生把她抱出卫生间扔在床上，一番的激情下来，她已泪流满面。

宁生把她抱进卫生间，帮她洗去大腿上的血迹。她已停止了哭泣，皱着眉嘟囔道：“真疼。”

“第一次都疼，以后就不疼了。”这时的宁生，已经开始觉得有些后悔了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？你肯定跟别的女人有过。”她看着他，警觉地说。

“我听说的。”他当然不能说实话。宁生尽可能让自己冷静的跟她说话，以免她事后节外生枝，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，将会变得很麻烦。

“你说，什么时候结婚？”丁华坦白了她主动进攻的目的。

宁生的心猛地一沉，突然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不可挽回的错误。她做这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和他尽早结婚，自己怎么一点儿没有想到。这个女人太有心计了，她怎么能用这种直接挑逗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呢？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八章（3）

“再过一段时间吧，我们还需要更进一步互相了解。”宁生把心里的想法说了出来，他不是不愿意负责，只是这一切看起来都像是有计划的。

“还有什么可了解的？反正我已经是你的人了，明天我就住到你家去。”丁华这时候显得有些不安分了，开始有些不讲道理。

“不，不能这样。我们发生关系和结婚是两回事。刚才是我太冲动了，对不起，请你原谅。至于结婚问题，我们再等一等，也许你能找到比我更适合你的人。”

“结婚和发生关系就是一回事。我现在都不是处女了，还怎么有脸去和别的男人交朋友？过去是我不好，我不懂男女之间的事。以后你愿意亲我，愿意摸我，随你便，反正我是你的人了。你亲吧，亲哪儿都行。”她抱住宁生，怎么都不松开。

可这时的宁生已经没有冲动了，只是无名的后怕。他拿开她的手，抬起头来说：“我们今天什么也不要谈了，等我们冷静下来再说，好吗？”

“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你要不娶我，我就死给你看。你等着吧。”丁华的眼泪流了下来。

宁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，丁华可能会说到做到。这一步迈出去了，就等于用事实确定了自己和丁华的关系。自己的生理比心理提前走出了一步，这让他感到有些不知所措。但是，不答应丁华，她真要是干出惊天动地的蠢事，自己肯定会跟着倒霉的。“你先洗澡，洗完澡我们再聊。”宁生的口气缓和下来，事情已经做了，有多大的责任都得承担。男人生来就是承担责任的。况且，现在他只能先让他们都冷静下来，就算吵起来也不会有好结果的，以丁华现在的状况，什么过激的行为都有可能会做的出来，现在只能够先安抚她。

“好吧，我听你的。”她重新打开热水器，洗了起来。

宁生走出卫生间，穿上衣服，点燃了一支烟，坐在沙发上思考如何解决眼前的难题。他对自己刚才的冲动非常生气。和丁华是否结婚先放在一边，可他不明白的是面对丁华的裸体，冲动怎么就突然爆发了。他的自制力跑哪里去了，真是见鬼了！自己是那么狂暴，简直就像个强奸犯。和晓雪第一次发生关系的时候，那是什么感觉，如梦如幻，如饮甘露，很轻松很幸福，即使在那一刻死去都心甘情愿。和丁华这叫什么，除了快感之外什么也没有，变成了一头野兽，为了发泄情欲，竟然不管不顾。她是自己的真爱吗？她值得用自己一生的岁月陪伴吗？周宁生啊周宁生，你只想一时得痛快，可你知道这个后果吗？你对自己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，如果丁华不放过你，你就要为这个荒唐的错误付出她想要的所有代价。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八章（4）

丁华从卫生间里出来了，白花花的身子依然在他的眼前出现。实际上，他很希望奇迹发生，等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她已经消失，而这一切并没有发生过，事情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。

但奇迹并没有发生。自从这件事发生后，她就变成了他的影子，每天一下班，就会跑到宁生家里，干这干那，看起来俨然成了这个家里的一员。有几次她想留在宁生家里过夜，宁生以父母都是老派人，不会允许未婚同居的事在自己家发生为理由，硬把她从床上拉了下来。

这天夜里很寒冷，挂在树梢上的几颗寒星缩成一团，周围的一切看起来都显得有些萧瑟，西北风打在脸上如刀割一般疼痛。这个时候的街上已经没有什么人了。昏暗的路灯下，丁华一言不发地走了一会儿后，一转身靠在了路边的树上不走了。

“怎么了你？”宁生缩着脖子问，无孔不入的寒风穿透了他的脊梁骨，他想赶紧送她回家，好钻进他那暖和的被窝构思他的设计策划方案。他的设计里有不少策划点子只有在深夜的时候才能得来的。

“问你自己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们都有那种关系了，这大冷天的赶什么赶？”她转过身来，对宁生大声喊道。

“我早跟你说过，我父母看不惯未婚同居。再晚你也得回去。”宁生不想用什么其他的理由来敷衍她，不管用什么理由，都只是敷衍，他知道自己现在只能用敷衍来解释这一切。

“你为什么不想结婚？你是不是有别人了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想甩了我，没门！大不了鱼死网破，我告你个强奸罪，然后我就自杀。”她以前的样子完全不见了，说话都是不讲理的味道，让人很反感。

“你胡说什么！我不想早结婚，是怕影响我的工作，我现在正是创业的非常时期。我的事业都还没有一点起色，我怎么说结婚啊！”

“你就会拿这个当借口，结婚以后你创你的业，我干我的，你有什么可怕的？我看你心里有鬼，是找借口往后拖。我的命好苦，怎么会喜欢上你这个人？”她说着眼泪流了下来，却不管怎么看都不会让人心疼。

“你要觉得我不合适，可以去找别人。”宁生说出了心里话，他是多么想摆脱现在的状况。

“你休想！姓周的，我告诉你，我活着是你的人，死了都是你的鬼，这辈子你没有别的选择了。”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八章（5）

宁生知道自己没有退路了。她对自己的感情来势凶猛，而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自从和晓雪分手后，他对自己的感情生活已抱着无所谓的态度，也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丁华的感情。他对她只是偶尔有些好感罢了，她这要死要活的坚决态度，已容不得他再用玩世不恭的态度来对待。凭着她刚烈的性格，她会做出令宁生意想不到的事情。到那个时候，局面会更加难以收拾。

“你能不能告诉我实话，你到底喜欢我什么？”宁生想仔细勘察一遍他们的感情基础。

“我什么都喜欢。”她轻描淡写地说。

“说具体一些。”

“我喜欢你有知识。你这么酷，大家都羡慕我找了一个大帅哥。”

“这是一点。还有呢？”说实在的，这个理由听起来真的不是能够接受的理由。

“你比一般的大学生有才华，除了工资外还能做更多的设计策划案赚钱。”

“这是第二点。还有呢？”

“你风度好，体面，不像有的人，带着穷酸劲儿，让人一看就讨厌。”

“这是第三点。还有呢？”

听到丁华说的这三点，她说的每一点都离不开，工作，长相，还有钱，听起来真的让人觉得很反感。

“三点还不够？你又不是个大人物，还让我怎么夸你？”

“也是，我能有这三点已经很不容易了。”虽然听起来这些优点不太有说服力，但她说的第一点和第三点宁生能够认同。确实，自己是名牌大学毕业生，虽然现在的大学生到处都是，但像他这样的又帅又聪明的，在大学里也算是少数的高才生。丁华把自己当成一条大鱼给

抓住了，多了一些能够满足虚荣心的资本，这是无可厚非的。关键是第二点，她把我的设计创作和金钱直接挂起钩来，这让自己很难接受。设计创作如果能够达到颠峰，当然与金钱有很直接的关系，可现在他的策划并不足以拿到那么大的回报。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八章（6）

宁生把设计创作当成了自己毕生追求的事业，把它看得很神圣，在他创作时，几乎从不考虑金钱上的回报。如果让设计创作沾上了铜臭，对他来说是一种羞辱，的确，他现在的事业还没有什么起步，但是怎么说自己也有了一份待遇不错的工作，以后如果能够得到更多发展的话，前途是很光明的。

“如果有一天，我的设计没人欣赏，挣不了钱了，而我还要继续，你怎么看？”宁生问。

“这是你自己的事，我管不着。你问过我了，该我问你了。”丁华反守为攻。“你不喜欢我什么？你说出来我好改。”

“你能改吗？俗话说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”宁生很不喜欢丁华那种不以为然的口气，在他面前怎么总是这样的态度。

“你说得出来，我就能改得过来。”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九章（1）

结婚也有些日子了，两个人过的很平淡，宁生尽量的避免和她争吵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工作上，他觉得面对工作应该比面对丁华要好得多，工作的压力都远比不上在家里面丁华给他的压力。她说的每一句话都让他喘不过气，任何一句都让他觉得很压抑。而这时父母对丁华的不满也日益强烈。除了不能马上抱上孙子之外，丁华的懒惰和对他们的不尊重，是引起他们不满的主要原因。

“那好，让我想想。”宁生拿出烟来，刚打着火就被风吹灭了。丁华用手捂着，替他挡着风，他把烟点着了。她提的问题他从来没有认真想过，在这个寒冷的夜晚，他的大脑似乎被冻木了，想不出可以拒绝她的理由。自己对她爱不起来，主要是没有去爱，只是有一种朦胧的感觉，觉得他们不太合适，真要形成理论，并把这个理论变成一把利剑斩断他们之间已形成的纽带，确实太困难了。站在第三者的角度，按照大众化的家庭主妇的标准来衡量，她目前的所作所为，还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地方。她的不好之处就在于说不出哪儿不好。如果硬要从鸡蛋里挑骨头，她的工于心计，刚烈脾气和不求上进，似乎还能作为毛病摆出来。一支烟抽完了，宁生勉强把思路捋清并合盘托出。

请让我解释一下。”丁华把脸转向他，稍稍停顿了一会儿说：“第一，我没有用心计，我也不懂什么叫心计。我的确喜欢你，我愿意把身子给你，我想早晚是你的人，早给也是给，晚给也是给，赶上那么一种环境，就给你了，哪有什么心计？第二，我是有脾气，人哪有没脾气的，你听我说要自杀，就认为我脾气太刚烈，其实，你是误会我了。我是太爱你了，才说要自杀的。第三，我的工作资料员每天整理那么多的资料，回家还看书，书看多了脑袋疼。再说，我也不想再深造了。现在的工作很好。我很知足了。丁华说完话，手机响了，她走到一边去接手机去了。

宁生心里还是在挣扎，尽管现在看来，没有什么理由不和她结婚了，但出于对晓雪的那一段感情，他依旧不能那么轻易的放下，他沉默了，看着马路上的灯光，想起了那一夜与晓雪的激情，是那么的美好。而与丁华的，却想不出用什么形容词来描绘，与丁华这段感情对于他来说，只是被动的。想着想着，猛的发现他正在那个离晓雪家很近的湖边，他的心开始跳动的很快，在这个地方，他不自觉地疯狂的想念起晓雪来。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九章（2）

他四处望去，似乎在寻找一点点有关晓雪的回忆，身后一辆车开过来，宁生无意识的转过头，看见前面不远处那辆车停了下来，车上下来一个看上去很有风度的男人，男人跑向另一边开车门，车上下来一个女人，女人怀里抱着一个小孩，那个女人看上去好熟悉，宁生再仔细一看，那个女人是……晓雪，晓雪和那个男人看上去很好，男人对她很温柔，还有那个小孩，看上去很温馨。男人和晓雪抱着孩子进了马路边的肯德基快餐店。可是，宁生的心却沉到了谷底，虽然早就知道她已经结婚，亲眼见到的时候，心却隐隐的生疼，难道是自己还未死心吗？亲眼见到，又有什么理由不死心。

“你看什么呢！”丁华转身问他，看见他一直盯着那边看，像是没有在想他们两个之间的事情。

“哦，没什么。”宁生心里很沉重，他已经不能再期望什么，晓雪连孩子都有了。

他还能作什么呢？死心吧！在这个寒风呼啸的世界，只有一条路可走，就是和丁华结婚。

就这样，宁生彻底死心踏地和丁华成了一家人。他们走进婚姻这座围城时，彼此之间没有爱得死去活来，也没恨得咬牙切齿，平平淡淡，只是从此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而已。他们的婚礼也很简单，没有太大的场面，只是在酒店请了请双方的家人和亲戚朋友。然而，他们的灾难也从此开始了。说宁生的家庭生活平淡一点不为过。如果说放弃晓雪是他犯的第一个错误，那么选择一个性格古怪的女人做妻子就是他犯的第二个错误。而这第二个错误所带来的痛苦和无奈远远超过了第一个。丈夫身份让宁生像被判了无期徒刑的苦役犯人，在家庭的牢笼里，经过晓雪之后，在没有感情基础前提下的婚姻是失败的，经受着无穷无尽的灾难，忍受着没完没了的折磨。他不知道何时是头，也不知道出路在哪里，惟一清楚的就是自己在服刑，或者说是麻木。

成为新娘子的当天夜里，按照约定俗成的习惯，宁生要行使作丈夫的权利。没想到，她竟然拒绝宁生。宁生开始以为她在婚礼上酒喝多了，怕万一怀孕影响到孩子。他们是在一家中档酒店摆的酒席，来宾都是亲朋好友，加上双方不多的同事，大家吃得还算斯文，没有谁跳出来强行灌酒。在送走了最后一个客人后，宁生也没有觉得累。丁华也没有喝醉的迹象，她找出针线，把衣服上掉下来的一个扣子准确无误地缝上了。在把衣服脱掉之前，一切都是正常的。新婚夫妻自然应该钻一个被窝，虽然没有爱得死去活来，也要有正常的夫妻生活。可是她居然不同意宁生和她睡在一个被窝。

“你是不是喝多了？”宁生问，他搞不懂，这个女人才刚结婚，怎么变化那么无常。

“你才喝多了呢。”她拽着被角说。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九章（3）

“那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“不干什么。今天夜里我们各睡各的，谁也别招谁。”说话的口气，冷漠得跟陌生人一样。

“为什么？我们是夫妻了，这是很正常的事。”

“我不方便。”

“你又没来例假，有什么不方便？”

“我现在是排卵期，搞不好会怀孕的。我现在不想怀孕，至少1年不想怀孕。”

“你要是担心怀孕，我们可以用安全套，或吃避孕药。”

“不行，吃避孕药会发胖，戴安全套会过敏。”她不知从哪里听来的谬论，成为她捍卫身体的坚强盾牌。

“胡说八道，没有的事！”

“我说不行就不行，等我排卵期过了再说。”她把被角攥得很死，防守得固若金汤。宁生毕竟是个血气方刚的男人，身边睡着属于自己的女人却无法真正拥有，他几次忍无可忍，这个女人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，她不是说明明很喜欢自己的吗？现在这样算什么啊，要把她撕烂，但最终还是忍住了。

漫长的10天过去了，丁华每天晚上睡觉时都像第一天一样，拽着被角，像防贼似的防着宁生。看到她那样子，宁生的冲动就迅速冷却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的冲动像一只没捕到猎物的狼一样消失了。在夜晚降临以后，宁生可以心平静气地坐在电脑前进入他的创作世界，与他的设计案共渡夜晚，而丁华的喜怒哀乐已经进入不了他的感情世界。他差不多忘记了她的存在。当他入睡时，躺在她的身边，偶尔会对自己生出来的定力感到吃惊。宁生感到遗憾的是这种定力来得太迟了，要是早几个月，就不会发生那件该死的事了”。

“你到底想不想？”结婚第10天的夜里，在夜深的时候，丁华把宁生从设计案的世界里拉了回来。

“想什么？”宁生明知故问。他现在更愿意和他的设计策划较劲，因为他做设计策划的速度远赶不上他满脑子的思路了。

“你说想什么？”她掀开被窝，一丝不挂地跳下床来，把宁生从电脑前拉起来，使劲推到床上。

“我说你文明一点好不好？”在思路不断涌现的时候，被这样粗鲁地打断是件很让人气愤的事情。

“今天都第几天了？我可告诉你，你要再不干，我又该倒霉了。”丁华毫不客气的口气。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九章（4）

“倒霉就倒霉，我早就倒霉了。”宁生已经开始对她那样的态度觉得很不耐烦，当初对她仅有的一点好感也已经消失了，他自己都搞不清楚，像这样在一起还有什么意思。

“你别跟我较劲好不好？人家的男人都怜香惜玉的，谁像你，跟木头一样。”

“我是木头，你是什么？针插不进，水泼不进，结婚都10天了，还什么事都没干，你说这叫什么事？”

“我不是怕怀孕吗？今天你可以了，你却装蒜。”丁华这时候的表情有点像鄙视，像是在说他装孙子。

“你想什么时候干就什么时候干？这事需要情调，没有情调还不跟牲口一样？”

“牲口就牲口，你要不想干就算了。”丁华说完就上床睡觉了。

宁生重新回到电脑前。但没思路了，脑袋里像塞进了一团乱麻，这个女人怎么总是不能做出一件让他心情好一点的事情。只好脱衣睡觉了。在一般情况下，女人无法抗拒男人的袭击，可是在一般情况下，比如是夫妻关系，男人就很难抵抗女人的诱惑了。但他没有欢愉，甚至快感也没有。宁生最突出的感觉是，太无聊了，一点也没有鱼水之欢的感觉，有的只是厌恶，对她，对自己。

结婚也有些日子了，两个人过的很平淡，宁生尽量避免和她争吵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工作上，他觉得面对工作应该比面对丁华要好得多，工作的压力都远比不上在家里面丁华给他的压力。她说的每一句话都让他喘不过气，任何一句都让他觉得很压抑。而这时父母对丁华的不满也日益强烈。除了不能马上抱上孙子之外，丁华的懒惰和对他们的不尊重，是引起他们不满的主要原因。

丁华婚前说要包下家务活让宁生去外面干事业。以她说过的话和婚前的表现，宁生设计的婚后生活是男主外女主内。所谓主外，就是

他拿出全部精力在工作和事业两条线上发展，争取若干年后不仅在工作岗位上能混出个样子，在他所追求的设计事业上也能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就。所谓主内，就是丁华除了在学校整理材料之外，还应该把家务活儿全包下来，一是减轻宁生母亲的负担，毕竟母亲的年纪也见老了，二是为他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和创作环境。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九章（5）

丁华进了宁生家之后，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变。原来勤快能干的丁华，随着婚后生活的开始，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她以非常自觉主动的态度积极躲避家务劳动。因为宁生和父母住在一起，所以他们也和父母一起吃饭，于是做饭和刷碗是必不可少的家务劳动。母亲在街道工作，时间上比较灵活，在他们下班回来时已经把饭菜做好，他们吃现成的。除了休息日需要他们动手外，平常的日子他们还没有进家门就已经能够闻到饭菜的香味了，母亲已经为了宁生和丁华的工作做出了很大的牺牲，一边工作，一边还要每天为儿子和媳妇做饭。

母亲操劳一生，把大半辈子的心血放在了孩子们身上。母亲烧得一手好菜，同样的原料和佐料，经她的手烧出来味道就是不一样，这可以从各家厨房飘出的香味分辨出来。母亲天天从厨房进进出出，容貌也在一天天变化。人变老了，自然应该多注意休息。宁生劝她不要再下厨房了，晚饭等丁华回来再做。母亲说，你们都忙，自己做惯了。再说父亲习惯吃她做的饭，别人做的吃不顺口。

在母亲的坚持下，宁生只好退而求其次，把刷碗的活儿揽下来转包给丁华。没想到丁华并不买帐。她先是勉强刷了几天，接着改为将碗筷收拾到厨房并且到此为止，后来索性吃完饭撂下筷子就走，自己躲在房间里看电视上的韩剧。开始宁生还迁就她，她不干就自己来干，但眼看着成了习惯，觉得有必要和她谈谈什么是妇道了。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十章（1）

宁生无法用讲道理的方式把她说到客厅去，就退而求其次，让她把音量放小，给他一个安静创作的环境。她对她的请求不予理睬，就像这事与她无关一样。宁生采取了把电视关掉的断然措施，她的对策是立即将电视打开。他们在电视机前不停地开关了八九次，搞得宁生心惊肉跳，担心电视机随时会爆炸。最后宁生只好让步，因为电视机如果出了毛病是要花上一笔钱的，而钱已经成为他们之间又一个敏感的话题，说得更准确一些，是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。

“在这个家你不觉得应该干点什么吗？”这天晚上，在父母出去散步后，宁生用商量的口气说。父母吃过饭后一般都要到外面走一走，这是他们多年养成的健身习惯。

“干什么？”丁华躺在床上，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子。

“比如刷碗扫地。”宁生试图用商量来让她知道。

“凭什么我来干？”但她的口气还是一副老样子，什么都与她无关。

“凭你是我老婆。”宁生听见她的口气，显然有一些愤怒。

“是你老婆就该当奴隶？”她看着电视，转过头瞟了宁生一眼。

“不就是干点儿家务活儿吗，这跟当奴隶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当然有关系了。你们吃完饭一抹嘴就走了，刷碗扫地的事都是我的，我成什么了？成了家庭奴隶。”

“你总不能让我母亲干吧？她已经给我们做饭了，吃完饭再收拾桌子，未免太说不过去了。”

“她反正也没事，多干点儿家务活儿还锻炼身子呢。”她就觉得母亲做这些是那么理所当然。

“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她是我妈，操劳了大半辈子，就不能让她多休息会儿，干自己喜欢干的事？”

“我没说非要她干，我看你不干得挺好吗？”

“结婚前不是说好了，你要全力支持我的事业。现在你连碗都不肯刷，还谈什么支持？”

“我是支持你，让你刷碗扫地就是对你的支持。你是干脑力劳动的，一天到晚用脑子我怕你累坏了。刷碗扫地是体力劳动，适当参加体力劳动对你有好处。你说对你是不是一种支持？再说了，你也得心疼我呀，我在学校干了一天，累得腰酸腿疼的，吃了饭想休息会儿你都看不顺眼，我算你什么老婆？”她的口气里带着些无赖的味道，真是让人很不能理解。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十章（2）

“你简直是胡搅蛮缠。”

“后悔了吧？告诉你，晚了！”她现在说话的样子简直像个泼妇。

“有什么可晚的，过不下去就离婚。”

“离婚？你想得美！好不容易把你追到手了，我能轻易放你走？你脑子进水了，我没有。我不会离开你的，你最好别有这个念头。”

“我真不明白，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。”宁生这时候深感后悔，当初怎么没有看到她的真面目。

“你不明白的事多了，别着急，咱们还有几十年的日子要过，你慢慢就会全明白的。”

“你简直就是个泼妇！”

“泼妇也是你老婆。”

宁生被愤怒冲昏了头，抓起枕头就砸了过去。枕头砸在丁华的头上，丁华像被点燃的二踢脚从床上蹦了起来：“你敢打我，我跟你拼了！”她的手直奔宁生的脸上抓来。她的指甲修成了宝塔型，要是抓在宁生的脸上，肯定会留下深深的血痕。在她的手伸过来时，宁生的手如铁钳一般抓住了她的胳膊。她改变了进攻策略，张嘴咬住了他的左胳膊。她咬得很深，一阵钻心的疼痛如闪电般袭来，他第一个冲动的是想抡圆了巴掌把她打入地狱。但这样事态会迅速扩大，已经对他的婚姻不满的父母，会因此而伤心的。宁生抑制住自己的冲动，盯着她的脸看她咬。血终于顺着她的嘴角流下来，滴落到地上，像一朵被崩碎的红花儿四散开来。

“还不撒嘴，想把肉咬下来？”宁生冷冷地问，胳膊上传来的疼痛已经让他麻木了。

丁华松开嘴，跑到外屋，把桌子上的碗全胡撸到地上，怒气冲冲地说：“不就是刷碗吗？我把它全摔了，我看你还让我刷不刷！”

宁生再也无法理解眼前这个女人，也无法理解自己当初的选择。这个歇斯底里的女人竟是自己选中要陪伴终生的人。宁生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，这是自己应得的报应。等她发泄完了，他拿起拖把。收拾残局。.

从结婚开始，家里似乎就没有安宁过，一直都是在争吵，在夫妻关系，父母关系，还有家务活的关系上，无休止的争吵。尤其是在丁华摔碗以后，宁生更加觉得这样的生活，简直就是噩梦，当初做出这样错误的决定，对他，对父母都造成了伤害，到底什么时候才是尽头，他真的很渴望摆脱这样的现状。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十章（3）

说起丁华对宁生父母的不尊重，真是怎么都说不完，最突出的表现是，她不肯开口叫“爸”“妈”，婚前她还一口一声“叔叔”“阿姨”，婚后就变成了点头微笑，简单明了，背地里说到宁生父母时，她就一口一个“你爸”“你妈”。有时宁生真想骂她一顿：“你妈的，你是石头子里蹦出来的，还是牲口变的，叫声‘爸’‘妈’会死人？”可是宁生终究没骂，并不是丈夫的身份限制了他的语言表达能力，而是丁华的古怪性格规范了宁生的语言表达方式。他想自己如果真骂了，她至少会反馈回10倍的语言垃圾，最终会形成炮火连天的强大攻势，迫使他束手就擒。

他曾企图用榜样的力量来感染她。在宁生偶尔去拜访她的父母时，当着她的面，他会以极其自然的表情，用比平常洪亮许多的音量，来和自己的岳父岳母打招呼。老人的反应是惶恐不安的，似乎他们受之有愧，勉强能用微笑来作答。后来在丁华家他基本处于沉默状态。

丁华的家教如此，宁生也无话可说了，但他的父母不能容忍这一点。他们认为进周家门的媳妇都应该知书达礼。他们不能容忍丁华的无理，对丁华以微笑来代替称谓，他以一脸冰霜来回应，气得丁华对宁生大发牢骚，说你爸你妈怎么那样。宁生的回答是，这样就对了，问题出在你身上，没有起码的道德修养，要是在过去，早把你给休了。

“现在是什么社会，是二十一世纪了，少给我来那套封建的东西，我不受这套。”她对宁生的批评置若罔闻。

“二十一世纪怎么了？什么社会都同样需要礼仪廉耻，这是做人的起码道德。”

“我没廉耻？我是给你丢人了还是偷人了？我告诉你，我就这样，想怎么活就怎么活，谁也管不着。给我脸子看？歇着吧，我还懒得看

呢。再说他们是你的父母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”丁华一脸不屑的表情，对于宁生说的那些，一点都不放在眼里。

“正因为是我的父母，所以才和你有关系。没有他们就没有我，没有我你当然不会和他们有什么关系了。可既然有了我，你和我又是夫妻，和他们就建立了特殊关系。”宁生还是强忍着心里的情绪，冷静地跟她说。

“我找的是你，又不是他们。再说了，没有你，我还会找别人。”

“你找谁也会有这个问题。谁都是父母生的，不是从石头子里面蹦出来的。”

“随你怎么说，我就是叫不出口。”

“这只能说明你没教养，让老人伤心。”

“伤心不伤心是他们的事，他们非要自找伤害，和我没关系。”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十章（4）

这一段对话，看样子真的是没有继续的必要，而这段对话对宁生来说，简直是耻辱，这个女人，无论怎么跟她讲，都讲不明白，她根本不把任何人对她讲的话放在心上，在她眼里，别人的一切都与她无关。

因为丁华认定她和宁生父母没有关系，所以在面对他们时能露出微笑已纯属不易，再强求什么就过分了。宁生父母认为丁华太过分了，他们不明白宁生放弃晓雪后，为什么选择一个蒸不熟煮不烂的前世冤家。他有口难言。之前在宁生哥哥家发生的事他们并不知道，宁生自然不好意思坦白这种事，丁华也顾及到自己的脸面，在他们婚前没有透露。对父母的责怪，宁生只能说是自己昏了头，稀里糊涂地决定了自己的终身大事，现在只好自食苦果。最让他感到内疚的是，父母养了他这么大，自己还让父母操心 and 伤心。

母亲是个很开通的人，劝父亲别较真了，不叫就不叫，关键是两口子能过下去就阿弥陀佛了。父亲看在母亲的面子上，勉强点头了，但是他对丁华的态度却越来越冷淡，把她当成了路人。所以，一家人在一起吃饭时，过去那种融洽的气氛被冷漠尴尬所代替。只有宁生和母亲说说话，企图调节气氛，但往往事倍功半，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局面。

丁华在婚后的变化实在出乎宁生的意料，从根本上说是他对丁华缺乏了解。出于愤怒，宁生到张经理家兴师问罪，向他大发脾气，说他把自己这辈子坑苦了。张经理听了宁生的控诉，大骂自己的老婆，说周宁生和你前世无冤今世无仇，为什么要把一个泼妇找来害人家。她老婆大呼冤枉。她实在不了解丁华为什么会这样。在她的印象里，丁华长得漂亮，平时话也不多，而且是个心里有数的人，也没见她有什么脾气。莫非是她更年期提前到了？这个疑问太离谱，宁生苦笑着

摇摇头，30岁不到就进入更年期也太超前了，不过丁华身上的种种迹象表明，她的确不像个正常女人。

张经理的老婆为了减轻内疚，自告奋勇地去探寻丁华的心灵秘密。两位老大不小的女人在咖啡馆座了3个小时，丁华说出了一些心里话。张经理奉妻子之命给宁生打电话，先是一连串的对不起，接着就把丁华的想法告诉了他。丁华的古怪脾气有一部分是天生的，家里面她从小被骄纵惯了。还有一部分是她故意做出来的。她的目的就有一个，她要当这个家，她的工作单位一般，人也长得一般。而她知道宁生心里至今只有晓雪，而她将来还会红颜衰褪，不成为一家之主，她担心宁生早晚会抛弃她，因为在结婚的时候宁生就很勉强，已经有了看不起她的苗头。当宁生要抛弃她时，她就以死抗争，同归于尽。宁生深问了一句，什么是一家之主？张经理回答说，根据他的体会，就是掌握财权和在家里说话管用。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十章（5）

宁生把调查来的情况向父母作了通报，他们的态度是，过不到一起就离。宁生很感激他们为自己的幸福着想，不像有些父母那样，认为儿女离婚是家门不幸。宁生没敢告诉他们丁华对离婚的态度和可能造成的后果。凭着丁华的性格，如果真的走这一步，大概会出人命的。他有这种恐怖的预感。在他和丁华第一次动手撕打，她像只母狼一样地扑上来时，宁生就有这种预感。她是动不动就豁出去的人，真要豁出去，肯定会出现非死即伤的后果。她不在乎生命，可宁生在乎，他不仅在乎自己的生命，同样也在乎丁华的生命。人来到世上不容易，长到二十几岁可谓历尽千辛万苦，忽然就被人杀了，从此再也看不到天地日月花红柳绿，岂不是太冤了吗？俗语所说的好死不如赖活着，的确是他现在的真实写照。

丁华在之前的摔碗事件后，母亲将晚饭后的散步时间往后推迟了20分钟，把刷碗的事主动承担起来。看着老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的身影，宁生的鼻子常常发酸。

丁华倒是坦然地接受了这一切。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是她主要的休闲方式，她可以看没完没了的韩剧跟着哭跟着乐的直到屏幕上打出“再见”的字样。电视干扰了宁生做设计策划案。他曾经试图让她到客厅和自己的父母看一台电视，就像结婚前那样，但遭到她坚决的拒绝。她的理由是“我自己有电视干嘛要去看人家的”。她把宁生的父母当成了“人家”。宁生无法用讲道理的方式把她说到客厅去，就退而求其次，让她把音量放小，给他一个安静创作的环境。她对她的请求不予理睬，就像这事与她无关一样。宁生采取了把电视关掉的断然措施，她的对策是立即将电视打开。他们在电视机前不停地开关了八九次，搞得宁生心惊肉跳，担心电视机随时会爆炸。最后宁生只好让步，因为电视机如果出了毛病是要花上一笔钱的，而钱已经成为他们之间又一个敏感的话题，说得更准确一些，是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。宁

生没有办法，只好在吃过晚饭后倒头睡觉。在后半夜起来，伴着寒星埋头做策划案。刚开始不习惯，躺下睡不着，起来也没精神。时间一长，便渐渐适应了，后来竟发现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宁生很快就能进入状态，早起洗把脸便能精神抖擞地上班了。他对自己的适应能力颇感惊奇，同时也惊叹丁华在改造自己老公上所取得的巨大进步。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十一章（1）

他的火是败不下去的。坐在剧场里，宁生边看边生闷气。台上演的什么，唱的什么他都没听见，没看见。他觉得在小陈面前因为一点钱而丢面子是次要的，关键是通过这件事体会到丁华这个人实在可气。自己毕竟是个堂堂男子汉，兜里竟然连一点钱都没有，还是个男人吗？今天幸亏是小陈帮自己解了围，人活到这份上，真是白活了。

晚饭后，宁生把手伸向丁华：“你把你的工资拿出来一部分，我没钱了。”

“你没钱了，跟我要得着吗？”丁华的眼睛一下也不离开电视，电视里面正在播一部哭哭啼啼的韩剧，丁华连眼睛都不转一下。

宁生不能不抓紧时间搞创作，除了在事业上的追求因素之外，更主要的是来自经济上的压力。每月宁生要拿出2000元交给母亲，作自己和丁华的饭费以及水电，燃气，物业等费用。而自己每个月的工资有三千多元。自己在单位吃午饭和买烟以及偶尔的应酬，靠剩下的钱在这个城市肯定是不够的，所以必要时要做小的设计来补贴。丁华的工资她一分不往外拿。她倒不去拿着钱追赶时髦，而是把钱存进银行，看着存折上日益增长的数目，她从心里往外高兴。宁生曾和她理论过，要她每月拿出一部分钱作为她的饭钱，以便缓解他们的经济危机。她用她的理由拒绝了宁生：“老婆就该男人养”。

男人多少有些虚荣心，能靠自己的本事养老婆并得到老婆的认可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，同时也成为宁生埋头不停工作，不停做设计图的原因之一。本来宁生是不存在经济危机的，过去他每月经常能收到数目不菲的设计费。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做设计行业的热潮了，做设计行业的新生力量如雨后春笋到处往外冒。凭着过去的名气和老关系，宁生的图纸还能发出来，只是拖的时间越来越长，酬劳标准也越来越低，拿到手里的钱越来越少。少总比没有强，

所以宁生还是满怀激情地半夜起来做设计稿，用自己的健康来赚微薄的钱。

这样的日子如果正常延续下去，宁生还是能够忍受的。要命的是，自己赚钱的日子突然停止了。问题出在他曾经的一张设计图纸。因为设计稿有些地方和曾经某个出名的设计出现了重叠和雷同，在设计稿发表出来的时候，在设计方面被批评了好长一段时间。一时间，他寄出的稿子都被退了回来，所有的设计公司都对宁生的设计稿亮起了红灯。稿费来源断了，工资又不够花，原来的一点存款在迅速消失，宁生陷入了极为痛苦和难堪的境地。。终于，他和丁华爆发了一场惨烈的肉搏战。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十一章（2）

那天下午，公司经理给宁生了两张演唱会的票。经理让宁生陪刚到公司的小陈一起去看。小陈是个性格开朗、长相漂亮的姑娘，一头长发飘在身后，也许是刚走出大学校门不久，浑身上下还洋溢着朝气蓬勃的青春气息，和她在一起，不知道什么是忧郁。宁生对她的好感，除了她的性格和长相外，更主要的她还是个很能干的姑娘。宁生的设计理念被她很看好，而且她觉得宁生的设计很有创意，很大胆，这让宁生对她的印象甚好，而且有种遇到知己的感觉。他们一路说笑来到大众剧场，在进门以后，尴尬的事情发生了。小陈说口渴了，想喝水。宁生说由他去买水去，交钱时，小陈往前走了几步等着他。他一掏兜才意识到，在上午刚把生活费交给父母，他身上已经没有任何钱了。

“怎么，没带钱？”小陈善解人意地问。

“是。”宁生窘迫得浑身出汗，想起丁华的贪婪，不由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。

“我来吧。”小陈把钱交了。在进场之前，又买了两个冰淇淋，递给宁生手里时说：“瞧你这一头汗，败败火。”

他的火是败不下去的。坐在剧场里，宁生边看边生闷气。台上演的什么，唱的什么他都没听见，没看见。他觉得在小陈面前因为一点钱而丢面子是次要的，关键是通过这件事体会到丁华这个人实在可气。自己毕竟是个堂堂男子汉，兜里竟然连一点钱都没有，还是个男人吗？今天幸亏是小陈帮自己解了围，人活到这份上，真是白活了。

晚饭后，宁生把手伸向丁华：“你把你的工资拿出来一部分，我没钱了。”

“你没钱了，跟我要得着吗？”丁华的眼睛一下也不离开电视，电视里面正在播一部哭哭啼啼的韩剧，丁华也连眼睛都不转一下。

宁生现在没钱，只能伸手向丁华要，总不可能去找父母伸手要钱吧。她的态度像刮来一阵阴风，把宁生从下午就闷在心里的怒火吹旺了。他的声音放大了一倍：“我不跟你要跟谁要？”

“爱跟谁要跟谁要，跟我没关系！”她的声音比宁生的还要大一倍。

“你他妈的是人不是人？”宁生破口大骂起来。她的话像汽油一样点燃了他的怒火，把他的理智完全烧毁了。

“你他妈的才不是人！”她不客气地回敬道。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十一章（3）

宁生终于忍无可忍了，变成一头凶猛的狮子扑了上去。婚后的郁闷、无奈、委屈、痛苦、愤怒，变成了雨点般的拳头打在丁华的脸上。她没有想到他会对她动老拳。在最初的迟疑后，她奋起反抗，用两只手在宁生的胸前乱抓。她的反抗不堪一击。她的两手被他的一只手抓住了，另一只手的惟一动作就是抽她的嘴巴。她的嗓子里没有发出应该发出的嚎叫，只是用两只喷火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宁生。宁生没有手软，他心里的怒火已经控制不了，既然战争已经升级，就没必要客气了，他要让她知道，男人不是面团，想怎么揉就怎么揉。男人还有拳头，必要的时候，拳头就要显示出它的强大威力。

宁生对于丁华这些时间的种种，实在是忍无可忍，他自己在丁华那里受气就算了，他实在没脸，要让自己的父母亲也因为自己受到这样的待遇，如果再不让她知道教训，那自己就真是太混蛋了。

他们的打斗惊动了在客厅看电视的父母，父母着急地冲了进来。母亲从后面抓住宁生的衣服往下拽，大声命令他快停下来。宁生从小就是个听母亲话的好孩子，母亲让他下来他就下。再说宁生骑在丁华身上抽她嘴巴的形象，对父母来说也是极不愿看到的。他们虽不喜欢丁华，但毕竟还属于一家人的范畴。既然是一家人，就没必要用武力来解决问题。

宁生松开了丁华的手要下床。母亲在宁生的身后，所以动作慢了一些。丁华抓住了复仇的机会，挨着床的台灯被她拽了起来，接着就抡起砸在宁生左边的太阳穴上。一阵昏眩几乎将他击倒，失去了反抗能力。眼前的景物飘起来了，一阵恶心从胃部翻滚上来，宁生踉踉跄跄地走到屋外，蹲在地上吐了起来。边吐眼前边发黑，感觉是天旋地转。

猛然间，宁生听到在屋内的父亲吼道：“你要砍他，就先把我的砍了！”

抬起头，看到1米外的地方，父亲挡在了丁华面前，而她手里举着菜刀要冲过来。想必是在他呕吐的时候，丁华蹿进厨房，找到了杀人武器。要是在平时，以父亲的衰老之躯是难以抵挡住人高马大的丁华的，但现在，他看见父亲坚定的挡在丁华的面前，丝毫也不动。丁华扔下刀，哭着跑进房间了。

战争突然结束了，宁生浑身一软，靠着墙边坐在地上。他的感觉仍然在飘，心在飘，眼前的人和景物在飘，恶心的感觉迟迟不退。在这一刻，突然想到了晓雪。已经两年没有音信了，宁生想，她要是看到了这一幕会不会心痛。

丁华跑进他们住的房间，里面传来摔砸东西的声音。父亲气得一跺脚走了。母亲躲在一边流泪。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十一章（4）

在医院住院观察了两天后，宁生感觉稍微好了一些，胃部不再难受，头还有些晕。从医院回来后，发现父亲把丁华的父亲找来了。他似乎意识到把女儿教育成这样是他的失职。站在被丁华砸得一塌糊涂的房间，他气得七窍生烟。丁华以为娘家来了救星，想扑到父亲的怀里痛哭，没想到她父亲抡起了胳膊给了她一掌。这一掌把她打傻了，她捂着脸，看着父亲说：“爸，你打我？”

“别叫我爸，我没你这个混帐女儿！”老头子吼道。丁华“哇”地一声大哭起来，冲开众人向外跑去。没有人阻拦她，她的哭声渐渐远去，与浓浓的黑夜融在一起。

那一夜的战争在宁生的家里留下了深深的伤痕，对于丁华所带来的一切，宁生的父母都只能沉默，自己的儿子在这件事情上已经受伤够多了，如果自己再说些什么对于宁生也不太公平，所以宁生的父母在家里也不再提起那天夜里的事情。

丁华自从那天晚上跑了以后一直没有回来，离婚成为宁生家里的中心议题。

几天后，哥哥和嫂子在休息日来看望宁生父母的时候，听了父亲的介绍，母亲的哭诉。宁生虽然早就已经将房间打扫干净，但打斗所造成的破坏痕迹到处可见

宁生，瞧瞧你过的是什么日子？”宁生哥哥在看过他裹着纱布的头后，坐下来充满同情地说。“当初我就劝过你要慎重，你就是不听，那么轻率的作决定。如果你有的是一个善良贤惠的好妻子，也好助你一臂之力。那至于像现在这样”

“我哪儿知道丁华会变成这个样子？”宁生关上门说。

“找对象就是找一辈子的幸福，不拿出点精力了解哪儿行？女人和女人相比可差得太远了，就拿丁华来说，你说她和晓雪怎能相比？”

“无法相比，但可惜一切都晚了。”哥哥的话说得宁生心里好痛好痛，撕心裂肺。“你没想过离婚吗？”哥哥问。“你还年轻，今后的路还很长，要是这样熬下去，对你来说太残酷了。”

“我怎么不想？从结婚的那天开始我就想。在这次打架之前，我和丁华也谈过离婚问题。她的态度很明确，休想！她发誓要折磨我一辈子，好像我和她是前世冤家。”一说起丁华，宁生就觉得很苦闷。

“这不是她一个人说了算的问题。协商不行你可以到法院起诉啊。法院就看你们有没有感情基础，没有感情基础准判离。”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十一章（5）

“原来我担心她脾气古怪，容易冲动，而且冲动起来什么傻事都敢干，甚至连命都不要。这次她父亲来，我看她也没有脸再回来，离婚是自然而然的事。再说，她下得了黑手，我也不会客气了，对她这种人，谦让就意味着倒霉。反正已经开打了，打就打吧。”

“那妈和爸的意见呢？”

“他们对丁华早就看不惯了。丁华的自私、任性、懒惰和对他们的不尊敬，他们都很伤心了，如果我能和丁华离婚，等于去了他们一块心病。”

宁生和哥哥聊了很久，说了和丁华结婚后家里的种种，还有丁华在结婚后的大变化，简直让家里没有一天安宁的日子，哥哥听到后也很生气，因为有很一段时间没有回家来，家里却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。

吃午饭的时候，哥哥在饭桌上提起这个话题：“妈，爸，我看宁生这日子没法儿过下去了，干脆离婚算了。”

“自己的事自己决定。”父亲表明了态度，父亲在经过那天晚上的事情后，对于宁生的婚姻问题就很冷淡了。

“宁生，你不要考虑我和你爸的意见，主要是看你自己还要不要和她过下去，还能不能过下去。”母亲说，这些天的事情，也让母亲觉得疲惫了，看起来憔悴了许多。

“爸妈，我刚才和哥哥已经商量过了，我决定离婚。我对她没什么可留恋的。她早一天离开咱家，咱家早一天安生。”宁生说，这是他必须要做的决定，必须尽快解决这件事情。

“决定了？”父亲问。

“决定了，我一定要离婚！”宁生已经很厌倦和丁华在一起的日子了。

“好！拿酒来！”父亲的脸上突然露出了轻松的笑容，招呼着要母亲上酒。父亲因为血压高，早已经戒了酒，现在父亲顾不了身体，向母亲要酒喝，可见他的高兴程度。父亲现在的高兴反衬出他过去的忧伤。宁生的婚姻生活让他失望、郁闷、生气，但他从没有在自己面前流露过。

母亲拿出一瓶红葡萄酒，她只给父亲倒了少半杯。酒虽然不多，但夫妻间几十年的情感早已溢出杯外。大家一起举杯共庆即将到来的翻身解放。聚集在宁生家的乌云散开了，冬日的阳光从窗外射进，屋里温暖如春。宁生看着父母脸上释然的表情，想起来，从自己结婚开始，就很少能看见父母露出这样开心的表情，宁生突然觉得心里一阵酸，对父母的内疚越来越深。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十一章（6）

过了两个月，宁生正跟全家人吃饭，丁华突然回来了。她推门进来，洋溢在屋里的温馨气氛顿时凝固了。既然已经决定和她分手，当然不会客气了，宁生挡在她面前说：“你回来干吗，这里不欢迎你。”

“你想离婚？”丁华问。消失了几十天，她好像参加了减肥运动，整个人瘦了一圈，看起来也憔悴了很多。

“是，我们早该离婚。”宁生说。他奇怪丁华外表上的变化没有引起宁生丝毫的触动，她站在宁生面前就像是和他没有任何关系的陌生人。

“好，明天上午9点，我们在法院门口见。”丁华说完就走了，好像就是来宣布和他的离婚决定。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十二章（1）

说到了宁生的婚姻生活，用的最多的词语，就是不幸，错误，勉强，平淡，灾难，无爱。除了这些词语，似乎没有什么与幸福，美好有关的词语能够形容这段不知道应不应的婚姻，一个野蛮的老婆，让全家上下不得安宁，不和谐，不温馨，甚至连一点点的美好感觉都看不见，对于未来，和美好事物的发生，简直是微乎其微，而全家只有更多的无奈，宁生是痛苦的，甚至连一点反驳的力气都显得多余，这个所谓是他老婆的人，只是个粗暴，野蛮的女人

丁华就那么转身走了，她转身离开之后，全家人心里特别轻松，“她同意了！”宁生兴奋得大喊起来。“你们听到没有，她同意离婚了！”

“宁生，我看你先别高兴太早，我觉得她的态度有点反常。”哥哥招呼宁生坐下说。“按她平时的作法，这么大一件事，她不会这么痛快就表态。离婚对她来说显然是不利的，说离就离，什么条件也不讲，她不是那种人。”

“哥哥，你放心，这次肯定能离成。她要什么条件我都答应，只要她离开这个家。”宁生心里知道，他盼这天盼了那么久，怎么可能会轻易的放走这次机会，说什么都要离。这些天她可能是良心有所发现，觉得不得不和宁生分手了。别的夫妻闹矛盾，最多是大吵大闹，互相怄气不说话，他们发生的是流血冲突，按战争的级别讲，就是核大战，爆发了核大战，肯定会留下一片废墟。再说她能要什么条件呢？房子是宁生父母的，她要也不可能给她；钱都在她手里，他已经被剥削成了穷光蛋；还有就是家具，她要都可以给她，那些带着她生活印记的家具，她不要宁生也会尽快都会处理掉的。

“不管怎么说，你要妥善处理这件事，别留下什么后遗症。”父亲嘱咐道。

“你爸说得对。”母亲说。“我们都老了，经不住折腾。你要处理不好，丁华会没完没了折腾的。”

“爸，妈，要不你们先到我那里去住。等宁生把事情处理完了再回来。”哥哥建议道。

“我们没必要躲她，等到时候再说吧。”父亲说道。

一家人把希望都寄托在宁生身上，宁生觉得离婚应该没有太大问题。双方目标一致，只是办个手续而已。宁生拿起瓶子，一口气把大半瓶酒全喝了，红酒的后劲太大了，宁生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却如腾云驾雾，一会儿在大海上随波逐流，一会儿在草原上纵马驰骋，一会儿上天，一会儿入地，在五彩斑斓的世界里自由飞翔。一个强烈的声音在伴着他的灵魂呼喊，我解放了，解放了 离婚，离婚。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十二章（2）

自从那天，丁华到宁生家里说好去法院办离婚的事情后，宁生一天都在数着分钟计算日子，父母也没有在宁生面前提起丁华，毕竟丁华还是和宁生正式结婚的，到离婚前怎么也算是他们家的媳妇，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。

按照宁生和丁华的约定，宁生准时到达了法院。丁华先一步到了。从她的表情上看不出有太多的感情变化，那一次的肉体大战使他们彼此都冷静下来，觉得分手是最好也是唯一的选择。宁生甚至认为，原先她说的离婚就要死要活的话，不过是对他的威胁。而且，两个人在一起，每天都吵嘴，连说一句话都觉得费劲，可能这样看来，真的没有必要再那么勉强的在一起，他们在一起，身边的人也跟着痛苦，早分开早好。

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进法院。法院所特有的庄严、肃穆的氛围，给人异样的感觉。好在进门没多远就到了接待窗口。窗口里一个中年女法官接待了他们。

“什么事？”女法官问。

“我们想离婚。”宁生探头说道。“想问您一下需要办什么手续。”

“你们谁起诉的？”女法官接着问。

“还没有，我们今天就来起诉。”

“‘我们’是什么意思？只要一个人起诉就可以了，起诉的人是原告，被起诉的人是被告。如果你们两人都同意离婚，到办事处去办个手续就行了，不用到这里来。我们这里只负责打离婚的，前提是打，一方愿意，一方不愿意，需要我们来判决。”

“同志，我想咨询一下，怀孕了能不能离婚？”丁华忽然冒出来一句话，表情看起来悠然自得。

“什么，你怀孕了？”宁生大吃一惊，以为她在开玩笑。

“是啊，这是医院的诊断证明。”丁华拿出一张单子递给女法官。

“女方怀孕，如果女方提出离婚，我们可以受理；如果是男方提出离婚，我们不予受理。”女法官解释道。

“谢谢您，我不会提出离婚的。”丁华接过诊断证明，满脸微笑着说。她转身离开窗口，像个胜利者准备凯旋了。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十二章（3）

“等一等，”被这突然的变故搞蒙了。丁华怀孕，就不能离婚，换句话说，他们还要在一个屋顶下生活下去。这怎么可能呢？第一她不可能怀孕，第二我们也不可能再在一个屋顶下生活下去。他们很少同房，丁华坚持采用安全期避孕方法，这就限定他们在一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里是没有身体接触的。实际上，她的脾气极不稳定，动不动就发火，弄得宁生心烦意乱，对那事自然就没了兴致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她竟然怀了孕，真是莫名其妙。更让人心情不好的是，婚不仅没离成，还要把她接回去，为了周家的后代，还要伺候好她。难怪她昨天那么痛快地答应下来，原来她手里握有杀手锏。现在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她把孩子做掉，这样法院就可以受理宁生的起诉了。

“还等什么，回家吧。”丁华挽着宁生的胳膊，向门口走去。身后传来女法官的声音：“这不挺般配的嘛，离什么婚？”

“我求你把肚子里的孩子打掉。”一出门宁生就把胳膊从丁华的怀里抽了出来，并提出了自己的要求。

“你忍心吗？这可是你的亲骨肉，说不定还是个儿子呢。”

“我不忍心，可又没有办法。我们之间合不来，不仅会给彼此造成痛苦，还会影响到孩子。你想想，孩子如果整天生活在家庭战争的阴影下，他能健康快乐成长吗？”

“我们可以不打架，不打架不就没事了吗？”

“你做得到的吗？”

“关键在你，你是男子汉大丈夫，干嘛老跟媳妇怄气？你让着我不就行了吗？”

“我没有让着你吗？一直以来我都让着你，可是你得寸进尺，哪像个女人？”

“不像女人我怎么会怀孕？怀孕的感觉太好了，我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，这一点你不要有任何怀疑。刚才法官已经明确告诉你了，你最

好把法官的话转告给你爸你妈，还有你那个多管闲事的哥哥。别挑三拣四的让我生气，生气对孩子不好，我要生下一个先天性的呆傻孩子，就有你的罪受了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”

宁生不是傻子，当然懂得她的意思。现在的惟一选择就是把她带回家，还要让全家人臣服她。宁生的酒喝早了，应该今天喝，喝得酩酊大醉，为他不得不延续的痛苦，应该长醉不醒。

但他也无法忍受丁华那种蛮不讲理，平时对自己那样就算了，怎么样都忍了，可是，她总是不断的得寸进尺，连对自己的父母和哥哥都用这样的态度，所有人都要顺着她，宁生越想越生气，可他知道如果再对她动手或者跟她讲道理，都是行不通的，这个时候，他反而变得冷静了。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十二章（4）

“丁华，我告诉你，我怎么样无所谓，但是，如果你再用这种态度对我的父母。不管你是不是有孩子，也不要用什么死啊来威胁我，我明确的告诉你，我对你没感情，次数多了，你那套所谓的威胁对我不起作用！还有，我现在对你真的没有办法相信，从结婚前的那一次，然后是结婚，现在是你答应了离婚，结果给我出那么一招，你真是个很有心计的女人，我现在觉得面对你很恐怖，你真是心肠狠毒的女人。你一开始就是用心计，用陷阱先让我跟你上床，然后又逼我跟你结婚，就算你有孩子，我也不会那么轻易罢休的。”说完，宁生转头走了，他知道丁华现在的表情一定很难看，但他顾不了那么多。他不能再这样忍受丁华这样对自己的父母，就算不幸福，也不能让自己的父母那么难过，忍受够了。

父母对丁华带子归来难以置信又不得不信，医院的证明像驱逐令，把他们赶到哥哥家去了。虽然这样的结果，宁生觉得很不好，明明自己是他们的亲生儿子，现在却让他们要住哥哥家，但也许这样对父母更好，省得丁华在家闹矛盾的时候，有什么事还要让他们担心。看着他们无可奈何的神情和远去的背影，真是欲留无言、欲哭无泪。丁华倒是兴高采烈，觉得拥有了自己的空间，可以随心所欲地释放自己的野性了。

眼前还是那个人。但她对他浓情蜜意的表达和他真正想要的生活，完全风马牛不相及。所以，人不可以完全是随心所欲的放纵自己。婚姻与爱情的复杂，你需要时时提防与在意，不要以为爱就是绝对接受与宽容。你得小心注意你的个性以及你身上的棱角，别让自己身上的那些“刺”伤到对方。一旦他被你刺着了，就可能成为永远的伤。

“他们要是永远不回来该多好。”丁华在洗过澡后，光着身子站在镜子前边擦着头发说。卫生间热气腾腾，屋里热如盛夏。

“应该走的是我们，”宁生看着她微微凸起的腹部，没好气地说。

“我不反对，只要有地方去就行。”

“有地方？我上哪儿找地方去？我父母把我养这么大，娶了媳妇却把他们逼走了，我简直连个畜生都不如。”看着父母离开时的表情，宁生憋着一肚子火没地方发泄，听见她的话，心里更觉得愤怒。

“你别话里带话骂人。我可没逼他们，是他们自己愿意走的，他们想和你哥哥住在一起，我们没必要拦他们。”

“他们是不愿和你住在一起才走的。”

## 《紫色裙摆》：第十二章（5）

“我还不愿意和他们住在一起呢。你要有能耐就找间房，哪怕是间狗窝，我也会去。你以为我多愿在这儿住呢？告诉你，我早就住够了。”

“住够了你还回来？你要有骨气，走了就别回来了。”他这个时候看着丁华，简直想扇她两耳光，这个无耻的女人。

“你以为我愿意回来？我是为了你们家的后代才回来的，好心当成驴肝肺。”她用毛巾系在头上，往床上一躺，又开始了她的休闲时间，每天除了电视还是电视。

宁生起身来到客厅。不想和她争吵了，吵架不仅累心，还有可能殃及自己未出世的后代。宁生躺在客厅的沙发上，想起和父母在一起生活的日子，内心的愧疚越发变得深刻。

父母走后，晚饭成了问题。丁华过惯了饭来张口的日子，有了身孕后变得更加懒了。晚上下班回来，虽然也能闻到饭菜的香味儿，但都是别人家的，自家的还需要亲自动手。开始她就用方便面来应付，顶多加个鸡蛋和西红柿，宁生和丁华都这样凑合，互相较着劲，对着越来越难吃的方便面，装着胃口大开的样子，大口吃，慢慢嚼，时刻防着咽下去的面条喷出来。一连吃了几天后，丁华熬不住了，下班带些菜回来，开始履行家庭主妇的职责。说句良心话，她做的饭菜还是够得上一定水平的，比街头小饭馆里的大师傅略胜一筹。她下厨房做饭，宁生进厨房洗碗，双方倒也达成默契，相安无事。